

任主根鈍

天台山麓
題字

社之會花

卷二第

號六第

中華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19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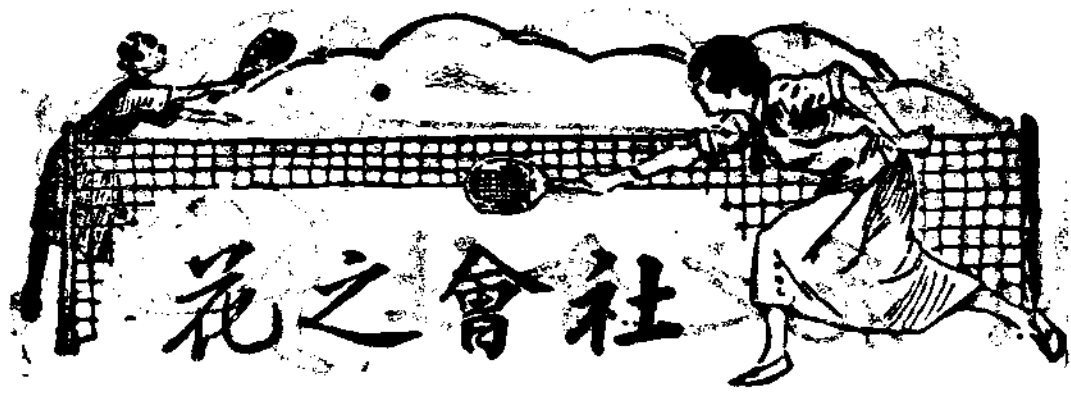
行發司公書圖陸大海

大地台香烟有引人入胜之妙



芬尔清尔 燥不湿不





社之會花

.....(錄目期六第卷二第).....

坤伶碧雲霞之最近豔影

綉水能仁寺風景

北京坤伶界之翹楚桑蕙芳小影

武昌琴園風景之三 桃花源裏人家

武昌琴園風景之四 香雪亭

王玉峯絃索記

拈花微笑錄

文友趣話

三度月圓

政海卮談

活潑

..... 狷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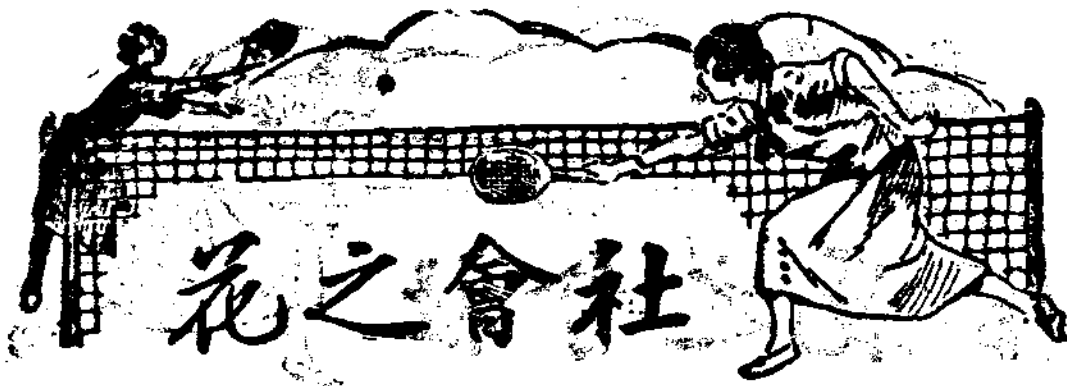
..... 鈍根

..... 鐵蛇道人

..... 劉雲成 狄小漁合著

..... 超然閣主

..... 王懷冰



花之會社

.....(錄日期六第卷二第).....

滑稽聲明.....	素蓉館主
一個被水災的鄉民.....	陳紹先
愛之花戰之果.....	張潛鷗
劉合範傳.....	指嚴遺著
柳園餘墨.....	柳門
塵飯塗羹.....	瀟湘淚郎
憐？忍？.....	秋心
你不原諒我嗎.....	一個可憐人
溫柔鄉.....	鈍根
風流罪人.....	映清女士
社會趣聞.....	卿須輯

影艷近最之霞雲碧伶坤



綉水能仁寺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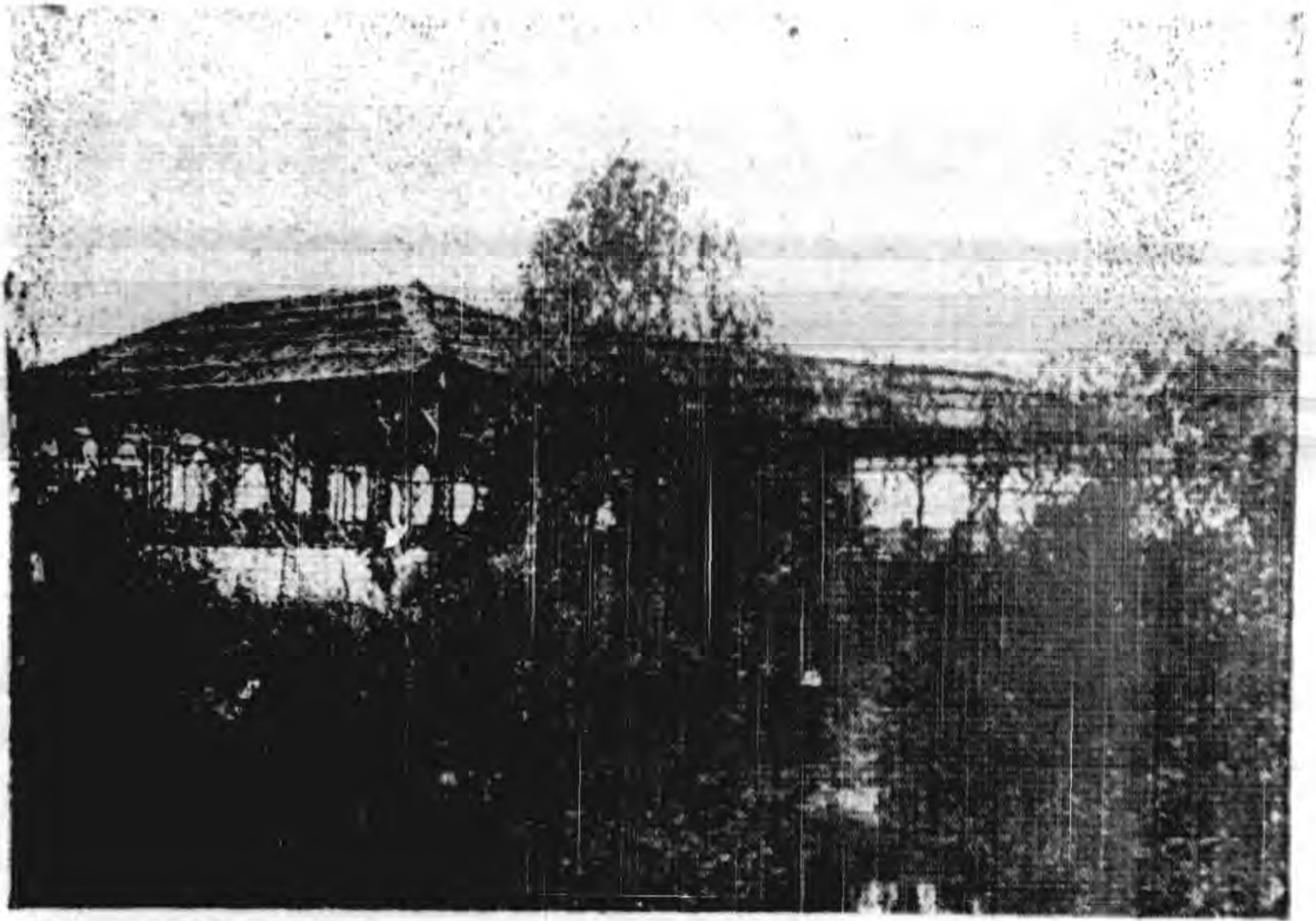
錢味辛寄贈

北京 坤伶 界之 翹楚 桑 惠 芳 小 影



河南陳葵石君贈

武昌琴園風景之三 [桃花源裏家人]



戴行遙寄贈

武昌琴園風景之四 [香雪亭]



戴行遙寄贈

王玉峯絃索記

狷庵

王玉峯河間人。醫者也。初以賣卜自給。貧且甚。庚子拳匪難後。益窮無俚。乃學弦索。能以三弦彈各種戲曲音樂。稱絕技。游於天津上海京師諸通都大邑。聲稱藉甚。爲人圓面豐下。軀幹肥碩。貌安雅。不類賤工。方其奏技。二人扶之登座。徐徐啜茗畢。然後輕擺慢撚。鏗然鏗然。聽其聲。初則金鼓喧。歷管絃。閒作其中胡琴之聲。尤爲靡靡。可聽。繼則引商刻羽。爲二黃之曲。外旦生淨。各如其聲。科諱白唱。曲盡其妙。一齣之中。色目雖同。而語音各別。不相雜亂。使聽者聞聲了了。知爲某某。抑揚頓挫。皆合音律。咀詞吐字。千迴百折。高不抗厲。低不靡漫。爲喜笑之聲。使人意氣飛舞。爲悲切之音。令人神魂淒斷。激情竦聽。頃刻冰炭虛神。實狀軒豁。呈露胡琴歌曲雙音。并作間以鼓掌叫絕之聲。闐然齊響。如千百人喧嘩。

廣坐也。諸聲之中，尤以旦聲爲最妙。潛氣內轉，清音徐發，鶯聲嚶嚶，嬌脆動人，如明珠走盤，哀蟬曳響。其悠揚處，愈轉愈細，似游絲一縷，鳥然天際。及其尾聲將落，又如玉釵墜地，餘韻瑤然。韓詩云：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白詩云：閒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灘。王玉峯絃索，殆得其神理。雖使當世名優轉喉發響，與之競奏，未必能勝之也。數曲既終，復效外洋風琴之聲，發揚蹈厲，傾耳盪心。如聞西域胡笳龜茲罽栗聽者至此，歎觀止矣。玉峯忽拗絃振軸，爲從軍之樂，鼓鼙悲壯，笳管淒厲，間以軍歌高下，吐吞合節，中律履聲橐橐，蹄聲隆隆，如千軍萬馬馳騁戰場也。方玉峯登場之始，四座靜寂，可聞蟻鬪心領神會，咳唾無聲，及其戛然頓止，評論蜂起，贊揚不絕，然而耳際盤旋，猶聞鼓吹歌謳之聲焉。嗚呼！技至此，神乎技矣。夫人苟有一技之長，皆可以成名。玉峯以一瞽者，區區能彈三弦，其聲氣遂足奔走一世，然則士大夫烏可不自勉於學哉。雖然，才人之文章，繪聲狀色，窮盡物情，百世之下，讀之猶足令人興起，其與玉峯絃索比長較重，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往往聲華岑寂，坎壈窮困，老死而不見稱，則又何也。蓋當科舉盛時，決得失於一夫之目，隨珠和璧，屢獻屢擯，士雖績學能文，苟不逢時。

速化無以自表暴於當時非若瞽者之當場奏技定品目於萬衆之耳也科舉既廢文章之道日賤王公大人不復留意於此而華國之器載道之具遂不能與蟹行斜上者爭勝非若聲音之道足以娛人名公鉅卿皆不惜迴轉輻躬聆其妙也是以一時倡優之輩矇瞽之人如玉峯者皆名重當時意氣發舒文人詞客轉不能望其肩背此所以余子之文足以傳玉峯而不足以自見也悲夫

禹鐘曰狷庵記王玉峯技神添毫頰如聞其聲然讀者當知狷庵此文其意又豈僅在傳峯而已哉時至今日道衰文弊懷文抱道之士鬱鬱無以自見世習嫖娼文字等之狗彘此真堪使普天下文人洒一掬同情之淚也讀此文但覺傷心弦外之音溢於紙上然則狷庵之文章爲徒工而無益矣噫

拈花微笑錄

(續)

鈍根

五洲大藥房經理項松茂君爲余言。有謝某者。曾服務中英藥房多年。在藥房業中資格已老。後以稍有積蓄。脫離中英而自辦光華堂。營業亦殊不惡。又以助理需人。特招致前中英配藥部學生荐升職員之許某。許爲人質樸拘謹。忍苦耐勞。謝頗倚畀之。迄前年許忽以私寓寢室之牆壁爲鼠穿一穴。思得石灰填補之。翌日至其辦公處四馬路光華堂發行所。便取石灰少許。盛以蒲包。公畢攜之歸寓。顧以未告店東。中心志恧。不甯當攜包行經拋球場時。適爲暗探所見。以其神色張皇。疑而致詰。不幸許患口吃。探問包中何物。竟訥訥不能置一辭。探攪包啓視。見係白色之粉。恐其內雜有嗎啡等違禁品。遂拘之。捕房捕頭詰以執業何處。許一時慌亂。竟不告以四馬路之發行所。而以製藥部地址對捕頭。雖驗明許所攜非違禁品。姑令捕往搜其製藥工場。場中故藏有嗎啡鴉片等物。爲謝昔年製戒烟丸時所餘剩者。至是悉爲捕房搜得。乃與大獄立訴公堂。解犯候訊。許驚懼不知所指。初訊後。經人保釋。竟逃漢口。謝責任愈重。奔走疏解。所費不貲。店業喪失。家產蕩然。追原禍始。乃由於小小之鼠穴。不圖展轉牽率。竟使畢生汗血付之流水。甚矣禍福無常。末從趨避。是以君子抱達觀也。

文友趣話

鐵蛇道人

陳獨秀。一世人傑也。其人詭奇。一如其文。而厥貌與厥名。尤不相符。昔年來申。常作挾邪。游戲之場。屋頂之園。常爲大新文學家試驗社交之場合。每見粲者。未嘗不目逆而送。或見其儂。不禁莞爾。先生乃樂極忘形。偶爲洵先生所遷。假以詞色。巧笑頻報。甚或搭語一二。則先生信爲豔遇。不啻劉阮。食指躍躍。卽欲爲子公之試矣。或挾之至淫窟。先生以爲新村。實行新文化。所謂之性交。罔知顧忌。嘗有隸名某校兼任滴教習者。譏先生。視爲奇貨。先于新世界。成繼至大旅社。合焉。翌夕。先生演說于某機關。男女學生。聽者盈千。先生下車之始。有懸招待徽之女郎。趨前奉迎。若與素稔。旁矚者環立如堵。目笑而私議者比比皆是。先生大爲驚訝。引目女郎。則赫然。昨晚橫陳時之姣姝也。不禁大奇。且驚且喜。驚者恐其宣佈秘密。

以爲要挾。喜者喜其嘉趣。環生從此接近。可多歡洽也。不謂入休息室中。女郎忽宣佈其曾受陳先生教育。並盛道先生灌溉以最新學識。令伊茅塞頓開。今適先生蒞申。來茲演講。本人故義不容辭。自願任招待一職。並謂余侍先生甚密。故先生亦以非余招待爲不樂云。先生聞之。大窘。危坐。慄然如死囚之待刑。差幸昨夕祕舉。未及一字。祇能唯唯稱善。不參異辭。時旁觀者已盡燭其隱。特重其文。不之窘也。此後女郎常以此要先生。先生損失頗不貲云。此事傳述者頗多。余與先生亦有數日之雅。亦期此事。然不能據爲信史。姑誌之以實趣話云爾。又先生嘗夜游胡家宅。踽踽道左。遲遲獨行。爲匪擊。好漢劫之入寨。先生乃居之。甚安。事聞于同情。或戲叩以雞味。先生笑而不答。或曰。其笑實不可測。余以爲表示其樂無藝耳。又先生嘗與評劇家張穆子。爲舊劇筆戰。先生與胡劉諸公。下總攻擊令。而穆子不爲屈。先生訴之校長。校長行使其無上威權。不日而張厚載不復能爲最高學府第三院之學生矣。先生躊躇滿志。得意忘形。甚至耑赴某妓許。高談戲績。此等事雖無左證。願證以先生素性或。非形容也。

十年前之時事新報俱樂部。蒼萃投稿者甚夥。養花軒主徐哲身。個中健將也。嘗自述喜讀淫書。于名著無不畢讀。獨未見膾炙人口之某傳。（書名恕不宣佈。實不愿蹈教育廳禁書表故轍也。）引爲奇憾。會有毘陵董劍厂。亦投稿界中之名家也。特于蘇覓得。掛號寄徐君。徐君且登報鳴謝。一時傳爲奇談。不知哲身尙能憶及否。鈍根作本刊大名。家小史。或未知哲身曾有此癖。不然一絕妙趣典也。

書畫兼擅之少年詩人吳門范君博先生。（此銜甚長。根據范君潤例中之丹翁絕詩。）有妹曰冷芳女史。亦有聲於文壇。吳中半狂生。與爲通家誼。初爲作伐於周君劍雲。尙未成議。因事擱置。時劍雲有友某君。力爲玉成。另一吳媛。又有范某先生。與周君爲摯友。而與君博亦友而非宗。忽力阻之。必欲其訂婚同宗。劍雲亦難自定。會尤君有友溧陽張某。尤君喜交游。與張本舊同學。常招張舍其家。亦至交也。張君貌黑如棗。相者所謂南人北相也。于尤君處見冷芳女史。玉照。急長揖自荐。求尤君玉成。不數月。果成眷屬。冷芳溫秀而文。不以張貌寢而嫌也。美滿姻緣。出人意。此亦卽中國舊道德之可貴處。周君後與愛國高材生陳女

文友趣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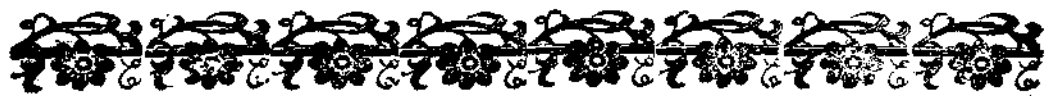
四

士結婚。完全新式。亦稱嘉耦。嘗尤君與周范作伐時。朋輩僉謂必成好事。不圖結果如此。後張君爲尤君所組經紀。范女士週必函至。張以爲奇樂。必以示人。而函中語。則無一不堪加以「醜着些兒麻上竅」之評語。常呼張爲「養潘安」「小衛玠」。方之管趙。無多讓也。特以松雪擬張君。我人且代爲汗顏矣。一笑。周君與陳女士訂婚。曾以玉照及一緋色通啓。遍致友戚。實爲新式婚禮。可爲模範之一端。啓中有「我們認爲體質相當」一語。尤爲新穎。然聞之一輩老先生。無有不咋舌不止者。甚矣婚姻改良之難。周君固不愧爲解放雜誌之編輯人。然而議之者繁有徒矣。噫嘻。（趣話忽及議論。未免乏趣。述者戲誌。又冷芳女史一節。余躬聞之于尤君。固信史也。）

半月載海鳴之十丈京塵。述劉子壯于冰塵處一節。有客曰徐三傑者。蓋指評劇家蘇少卿也。張丹翁謂徐州有三傑。徐樹錚。姬覺彌。與蘇君是。蘇君落拓不羈。有名士風。不善治生產。而邃于劇學。好交游。性爽直。與友交不分爾我。昔年在申。有友自京至。友亦豪邁。揮霍不計。將返。忽乏車資。百金商之少卿。少卿適窘。亦不足。乃私質衣裘。俵以貸友。翌夕。卽忘之。友至



京歸趙君反愕然。此事其友知之悉。京友似卽海鳴何君也。又蘇君聞有知劇之友。必求一譚共研究。嘗爲丹翁所戲。其事絕趣。先是少卿至申。爲劇譚投品報。閱者無不稱善。曾與馮君小隱。爲劇論有出入。爭之數月。評劇界引爲盛事。時晶報忽又有署名老僧者。因吹腔與之討論。自謂觀劇六七十年。于老伶工無不見。老氣橫秋。所論亦有獨見。少卿渴欲與之一譚。託丹翁爲介。丹佯曰。「老僧曾爲江蘇督撫。年已八十餘矣。當設法請其一談。」少卿喜甚。自是求見之心更切。每隔日促丹翁。丹翁必設詞推托。有時謂老僧病。有時謂總統電邀赴京。有時謂無暇及此。言時故作慎重。少卿信之不疑。益奇其人。某日。其友徐慕雲九劍飛等。共飲于悅賓樓。少卿方自丹翁處出。因共揣老僧爲何許人。正揣測間。忽丹翁以電話至。謂老僧適來館。惟有要事赴蘇。祇可留待一刻鐘。君可速來。少卿乃急命車赴。不能待飯之竟事。恐逾時不克晤老僧也。及至神州報館。趨三層樓。排丹闥而直入。蓋求見老僧之心靡切。不暇徇禮矣。維時。乃獨見丹翁。且故爲懷喪之狀。謂少卿曰。「君來何珊珊。老僧不耐久待。適于一二分鐘前行矣。君與之一晤之緣殊怪。又祇能期之後日矣。」少卿悵惘失神。不



能作一語。乃又重託介紹而別。後數日。少卿返徐。又深引未晤老僮爲奇憾。友人知而奇之。因刺其實。始知是蓋丹翁所搗之玄虛。以之弄少卿耳。老僮之著作。乃優游所述。丹翁之筆。優游習與舊伶處。所知自夥。加以老丹之妙筆。宜少卿之爲所蒙矣。

徐慕雲。邇來評劇界之出風頭朋友也。亦徐州人。與少卿同鄉。從少卿研究舊劇。並自採習各家戲調。引吭一歌。大有精采。昔年求學某大學。同學咸呼以徐老板而不名。此君之好戲劇。堪稱迷醉。日夕哼哼。竟朝孜孜。有要其一試者。徐君從不拒絕。嘗與友同唱于綠牡丹寓所。座有俞某。以掌爲之拍板。徐厭其喧。數目止之。而俞弗覺。一曲既竟。慕雲乃特邀俞君于屋隅。耳語之曰。「咱們唱戲不論怎樣。最忌是這個拍板。習慣了。到台上露的時候。非常難看。」俞君大窘。而徐尙以爲友誼關切也。其率直有趣。有如此者。

※文※
※友※
※趣※
※話※



情場
痛史
二度月圓

劉雲成
狄小漁合著

滿徑的黃花。合那一堆紅葉。都足代表深秋的情況。斜日西墜後。一陣陣西風過處。只覺遍體生寒。我在這萬無聊賴之際。獨坐旅舍空階。悵望長天。忽見雁陣橫空。哀鳴而過。一時根觸愁懷。無端舊事。重上心頭。因思可憐的我。受萬惡專制婚姻之遺毒。所配非耦。使我數年來。感受的痛苦。筆難罄述。論我那床頭人的身分。他本是官家小姐。名門閨媛。論他的姿容。雖說不上什麼瘦西子。肥太真。然而不瘦不肥。細膩白皙。看來也還過得去。只是他那副陳腐的腦經。鄙劣的心性。一言一動。皆與我立於反對地位。取我的厭憎。使我合他兩人之間。冰炭不能相容。

凡人結婚後的光陰。泰半是甜蜜的。快樂的。然而我呢。結婚數年以來。所過的光陰。簡直是苦澀的。煩惱的。

年前我合他俱然生了一個男孩。在恩愛夫妻得此。可以說。算得是愛情的結晶。然而我呢。倒說他是厭恨的疑塊。我對於天真爛漫的孩子。雖說是不能不愛惜。究竟因他母親的原故。終不能把他愛得怎麼樣。透澈我在家庭如處愁城。因而南奔北走。異地飄零。作客至今。倏忽三載。雖說是受不盡的風霜。侵逼。世路艱難。然私心自揣。以為總比較踴躍家庭。終日與劣婦相對。倒覺舒適許多。因此反把天涯權作梓里。客舍當作閨房。安然過去。計自離家之初。他還殷殷勤勤的合我通信。只因我看了他信上所說。都是些無味的話。我遂少寄回音。在甚至今。我竟合他一字不相通。像我合他這樣的怨耦。本可提起離婚訴訟。兩相斷絕。然而沿中國的習俗。以家聲所繫。父母羈束。要實行離婚。談何容易。不過自料終此一生。我合他也不過是止於名義上的夫婦而已。何能再進一步呢。咳。至今回想到他種種德政。來我尚不寒而慄。

論我的年華。正當少壯。論我的處境。無限的憂鬱。古人說的「黃金難買少年時」。我當想個什麼法子。方纔不辜負我這錦樣年華呢。呀。你看呵。萬家香燭。共慶團圓。今晚不是中秋佳節麼。天上一輪皓魄。吐出廣大無邊的光彩。照徹人間歡喜。只我一個人。孑然一身。愁深似海。對此佳期。索然無趣。嗟乎。可憐我辜負了這一度月圓。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合婁咏箏女士相識。是在一個會場中。記得這天是女子學校開什麼紀念會。我得了一張參觀券。倖得入場。這會場中約有六七個招待員。其中一個最漂亮的。便是婁咏箏。我當時持券入場。咏箏笑迷迷的上前招待。彼此數言之下。相見恨晚。他遂約我次日至公園細談。當日會散。珍重而別。

其時正是六月天氣。長夏炎炎。次日我照準了她預約的時刻。到得公園。一進園門。只見綠樹參天。碧蕪蔓地。四圍花朵。燦爛繽紛。合那黃塵撲面的長安道上比較起來。真覺清涼萬狀。別具洞天。登時襟懷為之一爽。走到太湖石邊。忽覺一陣異香撲鼻。舉眼望去。只見山前池子中。紅白荷花。臨風招展。態至媚。我不由的暫一停足。凝神細望。忽然看見池子那邊有一個玲瓏活潑。苗條嬌嫩的女子。亭亭獨立。上身穿着白紗衫。下身繫着青縐裙。在腦後高高纏着一個愛司髻。一手提着一個白布錢袋。面向池子。正在彎着腰。低着頭。凝睇池中的一對鴛鴦戲水。當時我見了心花為之怒放。口中自言自語的念道。她不是咏箏麼。三脚兩步。急忙趕上前去。她此時聽得皮靴聲響。抬頭一看。已經見我。遂急急走上幾步。迎着我笑嘻嘻的說道。我

素來性子急些。今天到此。合預約的鐘點。早了半個時光。遂致久候你了。說着她隨即抬起纖纖素手。合我相握。我便同她并肩緩步。行至樹陰深處。坐在草地上。細談衷曲。她把她的身世。詳詳細細講給我聽。我纔知道她是籍隸南京。家遭不幸。一次回祿。蕩析離居。自幼隨着父母來作幽燕之客。入校三年。行將畢業。如今芳年十九。小姑居處。猶自無郎。她說完了。我也把我的歷史。不瞞一字的回報了她。她於是知道我久在社會作事。早離學校之門。彼此談到天涯淪落情況。不覺互生身世悽涼之感。她便信口吟道：「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那得不相惜。」因之相對泫然。叙談既竣。我又偕她走入茶寮。品了一回苦茗。從此我們倆便認作畢生唯一知己。我上回不是說過麼：「要想個什麼法子。排遣我這少年的光陰。」如今我得着咏箏這麼一個知心人兒。終日相對。算是大可解我牢騷。不負青年歲月了。但是繁華過眼。也不可輕輕消遣。遺後來無窮的追悔。因此我合咏箏日漸親密。形影不離。一天到晚。總從「樂」字上做工夫。暫把「憂」的一字。拋在北冰洋裏。咏箏深知我的身世。她也極端的想法子。破功夫。引逗着我開心。務使我一晝十二時中。不現一點愁容。不發一聲嘆息。我因此把咏箏當作救苦救難觀音大士般看待。感激至於無地。當這長夏炎天的時候。我們倆一清早起來。不是她來訪我。便是我去尋她。六七點鐘。同乘着一輛摩托卡。或到中央公

園。或到萬牲園。檢那樹陰草地。或對坐談話。或聯步閒行。恆日如此。兩園中得她麗影常臨。真是生色不少。一到中午烈日炎蒸。我已合她乘車歸寓。在一個萬綠叢中的小書齋裏。喝着汽水。着冰其林。接着沉李浮瓜。冰桃雪藕。或對奕。或看書。消此永晝。下午暑氣消沉後。便又駕言出遊。野外馳逐。夜間歸來。我踏着風琴。她便唱歌相和。我們倆過這種甜蜜的生活。差不多恆日如此。無甚間斷。不知要羨煞多少人。又妒煞多少人。

我最愛咏箏的是那付嬌憨笑容。每當我病臥的時候。或是憂愁的時候。只要一見了她那彎彎的杏眼。深深的笑。鬢雪白的貝齒。緋紅的櫻唇。登時我一身病勢。就覺輕鬆了。好些滿懷的愁緒。也便消散於無何有之天。所以我斗膽替她上了個徽號。叫做「歡喜之神」。

日來月往。我們倆愛情已臻極點。無可再加了。此時我忽然想到我合她日後的結局。不覺爲之大驚。從此後。我覺着咏箏不惟不能解我舊憾。反倒添了我一段新愁。這是怎麼緣故呢。論咏箏的心願。是很喜歡嫁給我。與我生則同衾。死則同穴的。雖名譽上做我一個次妻。也是情甘意樂。倒不因爲我家中已有妻子。生什麼芥蒂。不過依我所見。這其中有一重絕大的障礙。恐怕我們倆的結婚。不容易實現。一則是咏箏的父

母頭腦非常頑固。未必肯把他們這樣一個如花似玉。愛如掌珠的女兒。嫁給人家作二房妻室。再則我既不克合前妻離婚。將來咏箏娶到我家中。似前妻那般的壞性行。是否能相容得下。三則我家境不很寬裕。事業又屬平常。把咏箏娶到家來。萬不能使她過幾天快活日子。雖說是她具有舉案齊眉的美德。不致有自抱委曲之嘆。或室人交責之虞。但我私心自問。終覺對她不起。有此三種原因。便是我們婚姻上絕大的障礙。雖則我合她「白頭有約。皓首同期」。只恐怕終屬諸「鏡裏空花。水中明月」而已。我嘗改古人詩兩句贈咏箏道。「謝君密意淚雙垂。恨不相逢未娶時。」咏箏每每念着這兩句詩。那瑩瑩雙淚。就如珍珠斷線般。滾將下來。

光陰去得比流水還快。倏忽夏盡秋來。這時候我忽然喜從天降。調了一個優差。每月準有五百元以上的收入。接着又得了家中老婆一封親筆信。提出一個暫時離開的條件。說是我合伊既無緣法。伊只有暫回娘家小住。以待我回心轉意之一日。只要我供給伊一世的衣食用度。任我再聚妻妾。伊決不過問等語。正在這接信的當兒。咏箏又忽然跑來向我說。是她的父母近日談及她的婚事。甚為屬意於我。哈哈。一向我深用以爲焦慮婚姻上一大重障礙裏的三大原則。無法減除。不意如今於無意之間。全都解決。不成問題。

豈非上天玉成我麼。此時的我。真是喜慰得曲踊三百。距躍三千了。就是咏箏也比平時要加十倍的歡欣。你看她春色上眉梢。那桃腮上的一對笑靨。越發深深的顯現出來。是何等的高興啊。

一天一天的過去。不知不覺。又到今年的中秋佳節了。這天下午五點鐘。咏箏忽然興高彩烈的跑到我家裏來。剛一跨進大門。就聽見她嘻嘻哈哈的叫道。篠玉在家麼。我特地來給你拜節呢。我正在索居無聊。猛可一聽她的聲浪。心房不覺怦怦的震盪起來。急忙三脚兩步。迎接出去。携着她的手。同進屋子。在平時我們倆是無日不相見的。這回因為她家中有事。已經三天不會到我這裏來。我也不便找了去。所以今日見面。算是小別重逢。彼此格外的愛惜。因此我握着她手掌的時候。正當我熱血沸騰之際。不覺用力太猛。一點在我。是情不自禁。出於不知不覺。在咏箏是纖纖素手。已覺弱不能禁痛。不能耐。只見她皺着眉頭。失聲叫道。阿喲。我的手好痛啊。你爲甚麼這樣使勁的捏我。一面說。一面想要擺脫。我這纔恍然過來。急忙鬆了手。一看她的纖指。盡都發紅。恍如初出土的牡丹花芽一般。我心中好不難受。急忙低着頭。替她用口吹了。一會她忽然開顏。嚶然一笑。說道。不痛了。你坐着聽我說罷。今天不是良宵佳節嗎。難得天氣這般晴爽。今晚月色一定玲瓏。我想屆時約你一同到中央公園走走。你肯賞駕麼。當下我心中正巴不得哩。豈有不願。

附驥之理。便諾諾連聲的應允了下來。我便留她晚餐。她也並不推辭。晚餐之後。便命園人套上車子。我合她并肩坐着一鞭得得馳向公園而去。此時的長安道上。已是萬家燈火。映射交輝。到得公園。在夜色朦朧中。但見叢樹籠煙。百花含露。景色極佳。只可惜遊人如織。未免嫌太塵俗耳。咏箏要我檢那僻靜的水榭廊中坐下。眼看湖中的荷花。已經凋謝。只剩些亭亭荷蓋。尙在水面勉強支持。我觸景傷情。不覺喟然一嘆。嘆人生亦正如此。荷花荷葉耳。卽如我合咏箏。如今正當青春韶華。是何等的旖旎風光。只是年華逝水。轉瞬一到遲暮。亦正如今日水上勉強支持之荷葉。一派衰頹氣象。尙復有何意興。再隔百年而後。求如今日之荷葉。恐亦不能。亦不過如過去之荷花。只可想像而不可復見矣。悲夫。我想到此處。不覺雙淚承睫。咏箏不省我心理。以爲我又舊病復發。深感婚姻的痛苦了。她便做出許多釋態。說出許多笑話來。引逗我開心。我知她誤會了。只得將我方纔的感觸。細細述給她聽。她不覺嫣然一笑。對我說道。今夕何夕。對此佳節。不可煩惱。我們談談閒話罷。她遂七嘴八舌。東說西話的。談了大半天。硬把我胸中的愁魔。驅逐得無影無踪。她見我歡喜了。便又另轉話頭。談到她一個同學女友的一段美滿姻緣。我聽她話裏有因。心中一想。何不乘此時機。向她求婚。互換信物呢。想罷正欲開口。忽覺心靈一動。轉念這「訂婚」不是隨便的事。更不是孟浪。

的事。倘我合她訂婚而後。果能如願以償。花好月圓。我已覺有些愧對於她。因爲我年事較他長約八歲。而且使君有婦。家境又不甚裕。娶她到家裏。好似送她坐入荆棘叢中。於她的姻緣。萬不能算爲美滿。倘若訂婚而後。半途忽然發生了什麼阻力。婚事終歸泡影。陷她於進退不可。生死兩難之際。那麼。我造的罪孽更大了。想到這兩層。我那求婚的熱誠。不覺驀然冰了下來。不敢出諸言語了。最難爲情的是咏箏。此時窺測不到我的隱情。誤認我爲赧於啓齒。她倒按捺不住。拿種種的言詞。旁敲側擊。引逗我開口。我只得暫裝糊塗。滿不理會。她不覺長嘆一聲。將身子斜倚我的懷中。一頭烏雲。正對着我的鼻。官股股清香。薰得我腦經撩亂。此時光通明。照見她嬌紅雙頰。有如出水芙蓉。清風過處。一絲絲髮。不住的舞動起來。我握着她藕臂。不禁想入非非。彼此半個鐘頭。不曾說得一句話。此時我心中陡然冒昧。一想想當年唐明皇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的情況。未必甜美較甚於此。不過我妄自菲薄。沒有皇帝那般福氣。微倖咏箏。却勝過貴妃的人格耳。默想移時。我忽然抬頭一看。只見天上一輪明月。正從白雲罅裏伸出亮晶晶的一張圓臉來。鬢髻正張開笑口。對着我合咏箏大笑特笑。表示歡迎似的。那樹上吟蟬。也驀地裏一陣長鳴。特爲我們倆高唱贊美的樂歌。耳目感觸。忽然想起去年這個時節。我一個人孑然一身。感深寂寞。獨坐在旅

館裏悲傷了一夜。空空的枉度了一次佳節。是何等的恨事。如今呢。得偕天仙般艷麗的咏箏。同在這美麗無邊的公園裏。度此良宵。哈哈。今晚算是對於這顆團圓月兒。滿不辜負他了。

★ ★ ★ ★ ★

「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我自從合咏箏在公園裏。故意錯過求婚機會後。我便終日盤算此事。覺得交情到了這種地步。有些進退兩難。因此只要一見了咏箏的面。我那兩眶熱淚。就不知不覺的盈盈欲出。然而又不敢給咏箏看見。動她的疑心。想當初合咏箏相識。深幸得着她寬解了我無數的煩惱。滿指望可以安度我這青春歲月。不意到了如今。反覺平添我一層苦惱。倒怪從前相識她為多。事後悔無及。可憐天真爛漫的咏箏。又那裏知道我的苦衷。終日仍是嘻嘻哈哈的對着我。憨態可掬。但是有一天。她忽地跑來對着我哭了。我很是詫異。急忙慰問她為着甚來。她伸手往懷裏掏出一封信遞給我。我接過一看。只見信上寫道。

吉卿表弟如覽。來函已悉……

至於咏箏姪女。年將及笄。亟應代完婚事。以了向平心願。猶憶吾弟曩時在鄉。曾有將伊字與張君長

子九思之語。現九思由英畢業歸國。造詣不凡。儀表出衆。吾鄉之名門巨族。欲得而祖腹東牀者。頗不乏人。但其父不忘舊約。向兄提及前事。囑爲轉達。兄因咏箏姪女幼曾拜寄膝下。不啻兄之親生。故斗膽代爲許諾。已換庚帖。張君擇定年底爲其子完婚。所有咏箏陪奩嫁奩。兄一力擔任。想吾弟不以兄此舉爲孟浪也。爲期已迫。早日挈眷旋里。預備一切爲要……

我將信看畢。神經不覺大受刺激。登時知覺麻木。信紙一片一片的紛紛從我手中落在地上。我也竟不理會。還是咏箏看見我這般樣子。不覺着急起來。一疊連聲的呼喚我。停了一會。我纔回復知覺。一想方纔所看的信。不由我心一痛。鼻一酸。便放聲哭了。咏箏發出很淒厲的聲音道。莫哭啊。我自有道理。你莫要看着我平素憨癡不解事。到了這種緊要關頭。我真拿得出主張來。她一面說。一面伸手蒙住我的嘴。要想止住我的哭聲。我想咏箏方纔話雖如此。只可謂之強嘴。或算是癡想。以她的小小弱質。又那裏爭得過她父母偉大的強權呢。便對咏箏道。據我看來。此事已無可挽回。且也不必挽回。這其中有兩層道理。我說出來。你是絕對贊同的。第一是你府上十餘年來的生活。全仗令表伯維持。以後前路漫漫。還要指望着他引道。凡他有所主張。尊大人是萬不能稍示拂逆的。第二是你合九思的婚事。自幼已有成言。雖說未曾下聘納采。但

是古語說的一諾千金。只要彼此出諸言語。便算不可更變了。又况九思的家底比我強百倍。本身且是外國畢業生。前途遠大。年紀又相當。我呢。是一個使君有婦的人。又况天涯淪落。前路茫茫。爲你一生幸福計。嫁我不如嫁九思。我的意思如此。你看怎麼樣呢。再說。你倘若嫁了九思。我們倆的情義不能因此便算斷絕。仍可以朋友的地位。常圖相聚……咏箏不待我說完。便接嘴說道。這些誘勸我的話。不是應該你說的。我寧矢志不變。你既無法子。我自。有道理。我們回頭再見罷。她說完。立起身來。走了。我追在後面向她說。道。妹妹事要三思。不可造次。身體要緊。千萬保重。她聽了。回過臉來。望着我。苦笑了一聲。點了點頭。我看她神情非常難過。當下覓身回房。也就一病不起。

過了三四天。仍不見咏箏前來。我心中十分焦灼。幸喜我的病已經見好一點。勉可支持起來。正想前往看望。看望她去。不意她家使用的鄒媽。忽地來了。鄒媽哭喪着臉。對我說道。我家小姐因爲婚姻的事。同老爺太太。嘔氣。吞了洋烟。幸而發覺得早。送往醫院灌救。未致喪命。然而身體大受傷害。現在尙留院中調養。小姐命我前來送個信。兼請你到院中一行。有話對你說。我聽了。心中又驚又痛。不覺兩淚汪汪。隨着鄒媽而去。到得院中。咏箏正躺臥病榻。嗚咽哭泣。我見她那鬢雲蓬鬆。玉顏憔悴的模樣兒。不覺的越發傷心。她見

我進前。便伸手握着我的臂膀。縱聲痛哭起來。我想要安慰她一番。也無從說起。只問她身體覺着怎麼樣。她答道。我身體無論如何受苦。也不足惜。就是一眼而逝。也是情甘意願。只是事與心違。無力挽回。我命好苦啊。我那父母說了。甯可讓我一死。不肯悔了那門親事……她說到此處。又哭不成聲。我只得狠着心。忍着痛。想了些話來譬解她。她那裏肯聽。反說我無情。我回說道。我那裏是無情。妹妹你那能體會我的一番苦心。照你這樣的多情。我何難捨却一條命。合你殉情長眠。但是我們倆。皆有萬不能死的原因。一則你我有老親。中無昆弟。一身責任。何等重大。再則徒死無益。留得此身在。何難償願於將來。忍得什九之苦。求得什一之歡。亦不幸中之大幸也。咏箏聽到此處。覺得稍有所動。接着她的親戚啊。同學啊。接二連三的來看望她。我覺着身難其間。不甚方便。只得向她約期再見。告辭而出。

我回到家中。踉踉涼涼的獨坐了一夜。淚眼不乾。反覆思維。覺着我的痛苦處。比較咏箏尤甚一倍。已經是茹苦含辛。受了幾年的惡婚委屈。如今合咏箏的結局又是如此。同是情場失意人。偏我還要勉強遏住悲酸。苦想法子來解勸她。吞聲飲泣。誰堪告語。咏箏每每對我說。她一生遭家庭的壓迫。堪算世界上唯一的苦命女兒。我想我連遭失意。含怨莫伸。纔真算古往今來獨一無二的不幸者呢。

從此我一連幾日往勸咏箏。她的戚友們也極力的寬解。經不住衆人的催眠術。把她堅決的死志。催變活動。我這纔放心一點。但是她自此每每抱怨我心志不堅。不能同她一式合作的。把「死」的一字。拿來合境遇。相抗。留着半死不活的身子。必受後來無窮的磨難。她如此說。我只得啞口無言。

她出醫院的一天。對我說道。那麼。我只有隨着父母還鄉了。嫁與不嫁。是另一問題。我嫁了。你也不必煩惱。我死了。你也不必悲傷。姑無論出嫁與否。將來倘若我二次復來相尋。你千萬不要拒人於千里之外。我說那是自然。她說。既是如此。我仍然自有道理。終久我是你的「妻」。我聽了她的話。瞠目不知所答。她倒嫣然一笑。

她家擇定八月十五那天。搭夜車動身回南。分別既屆。眉睫。這幾天的光陰。真是一刻千金。我合她鎮日相守。須臾不離。有時我合她嘻嘻哈哈的笑。有時又嗚嗚咽咽的哭。在旁人看來。我們這個樣子。以爲是得了癲病了。那裏知道我們心中蘊蓄的痛苦呢。

在這幾天之中。她叮嚀我的話。何止千千萬萬。那裏寫得盡許多。只記得她幾句最重要的話道。哥哥啊。我今走了。今生今世。你千萬不要把我忘却。只要我在世一日。必能再圖後會。此身萬一暫時屬了他人。此心

百。年。萬。年。仍。是。你。的。倘。若。去。去。便。來。珠。還。合。浦。是。不。用。說。得。無。問。題。了。萬。一。我。一。去。不。來。必。然。一。死。死。後。一。靈。不。泯。也。必。飛。越。關。河。到。你。跟。前。永。永。隨。護。着。你。不。使。你。寂。寞。我。走。了。之。後。你。千。萬。不。要。感。傷。天。寒。加。衣。腹。飢。進。食。將。意。攝。養。不。可。疎。忽。如。今。呢。有。我。將。護。你。我。走。了。諸。事。你。自。己。留。意。然。而。我。終。不。放。心。咳。不。放。心。又。有。什。麼。法。子。呢。可。憐。你。因。受。專。制。婚。姻。的。遺。毒。所。配。非。耦。成。了。個。失。意。灰。心。的。人。我。自。從。合。你。相。識。深。知。你。的。隱。痛。所。以。終。日。想。法。子。引。逗。你。向。歡。喜。的。道。上。走。不。意。如。今。我。又。將。離。開。你。了。不。惟。從。此。無。慰。藉。你。的。人。而。且。又。加。你。一。層。幽。恨。……她。說。到。此。處。已。是。痛。不。成。聲。我。也。不。願。往。下。再。聽。增。我。的。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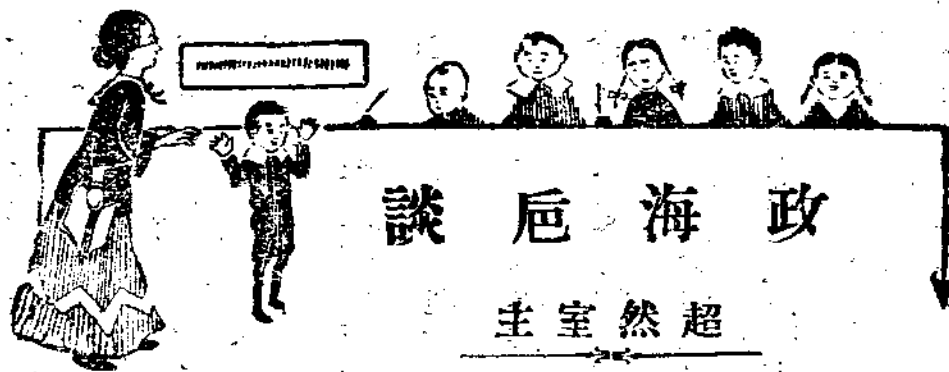
行。期。到。了。這。天。下。午。日。落。黃。昏。的。時。光。我。駕。着。汽。車。送。咏。箏。到。車。站。而。去。到。站。時。她。的。家。人。已。經。在。火。車。上。相。候。多。時。咏。箏。從。在。汽。車。中。便。號。啕。痛。哭。起。一。直。到。了。火。車。上。仍。不。歇。聲。她。也。願。不。得。父。母。的。監。視。旁。人。恥。笑。將。頭。倒。在。我。懷。裏。又。緊。緊。的。握。着。我。的。手。不。放。我。本。想。作。最。後。的。寬。慰。對。她。發。表。幾。句。言。語。但。此。時。咽。喉。像。有。木。塞。堵。住。一。句。話。也。吐。不。出。來。直。到。車。頭。上。發。出。警。告。預。備。開。車。的。汽。笛。一。聲。惡。叫。她。纔。立。起。身。來。放。了。我。的。手。對。我。說。道。『保。重。保。重。通。信。通。信』說。完。她。身。子。往。椅。上。一。倒。當。此。之。時。我。自。己。也。覺。得。腦。經。一。炸。耳。一。鳴。眼。睛。一。黑。就。癡。然。木。立。無。所。視。聽。不。知。幾。許。時。光。有。人。在。我。身。上。使。勁。一。推。驚。得。我。睜。眼。一。看。見。

自。己。身。子。立。在。月。台。上。面。旁。邊。還。有。許。多。人。向。車。站。外。面。而。行。那。無。情。的。火。車。早。已。無。影。無。蹤。我。總。恍。然。大。悟。車。已。開。駛。了。咏。箏。已。走。了。我。在。這。裏。難。受。不。知。她。在。車。上。更。怎。樣。的。痛。苦。啊。

過。了。一。會。車。站。上。送。別。的。人。們。已。經。走。個。一。空。我。只。得。噓。了。一。口。氣。抹。了。抹。淚。痕。緩。步。踱。出。車。站。猛。地。抬。頭。一。看。只。見。蔚。藍。的。長。空。一。輪。皓。月。高。高。的。懸。着。還。同。去。年。此。日。一。般。的。團。圓。只。不。見。了。去。年。此。日。的。咏。箏。我。不。覺。悽。然。長。嘆。道。最。不。幸。是。這。一。度。月。圓。了。

他。道。我。在。這。三。年。之。中。度。過。三。回。中。秋。見。了。三。次。月。圓。但。是。在。初。的。一。次。我。正。在。寂。寞。愁。苦。之。中。而。末。了。的。一。次。又。是。我。最。痛。苦。的。時。節。只。有。中。間。一。次。是。無。上。歡。樂。的。平。均。起。來。終。是。恨。事。多。而。幸。事。少。我。的。命。運。何。其。坎。坷。如。是。推。而。論。之。我。一。人。且。如。此。何。况。芸。芸。衆。生。三。度。月。圓。且。如。此。何。况。以。後。十。百。度。的。月。圓。咳。人。生。有。何。興。趣。





政海卮談

超然室主

東省強有力之軍閥某。出身綠林。之無莫識。在昔任督軍時。有某木屐兒乞其作書。固知某督之不能也。特不過故意難之。欲藉此以取笑耳。某督以書就奉上。爲詞。作情人代卮之地步。一日。某木屐兒攜紙筆與墨汁。強乞當面書對聯一副。某督有難色。固辭之。木屐兒則固固婉求之。某督以情不可却。繼思除書己之姓名外。別皆不能。無奈。乃大書己之姓名三字於紙上。狀頗奇特。類浪漫派之蝌蚪文。木屐兒狂笑持去。乃爲之製版。印於某日報上。見者莫不捧腹。此刻某督已稍能識字與作書。聞係如夫人（某校之女學生）於枕畔教之云。

有某團長者。工諂媚。善拍馬。性尤卑鄙不足道。某次晉見上峯。啓其懸河之口。大施拍馬之技。詎一不慎。誤拍馬脚。適觸上峯怒。斥之曰。吾不欲汝。吾將撤爾差。速滾。某團長聞而大驚。以其位置將不保也。忽情急智生。乃就地滾轉。如雞卵。上峯見而大爲解頤。頓易怒顏作笑顏。復從傍贊之曰。滾得好。某團長之飯盤。因此乃得保全。

前院督某係出身行伍。略辨之無。而所識者有限。且不解文義。某次。委彼親信之某馬弁充營長。當以委任令授之。某馬弁卽持文赴任。詎去未久。某督復以事招之返。乃親書一手諭。交左右。上有快點把他擊得來一語。任某督本欲書擊字爲找字。因不能書出。找字故以擊字代之。左右閱手諭。誤以爲必係某馬弁犯罪也。而後督帥始用擊。乃派遣兵卒。荷槍往擊。將某馬弁繩縛如豕。某馬弁莫明其妙。駭絕。兵士亦不容置喙。拽而見督帥。某督見而大異。曰。咱叫你們把他找得來。你們怎麼弄成這個樣兒。左右亟以手諭進。某督閱之。恍然大悟。狂笑曰。那是我弄差了。不過你們也就太呆了。怎好照着字眼兒幹事。左右聞而掩口。某督於批閱公文時。如係不滿意者。恆大批放屁二字於其上。是亦別開生面之公文章式也。知事某。執袴子弟也。性輕浮。年雖近四十。而舉動如小兒。己非富有。妻豪於資。而於不予一日。某向妻索五百金。妻不允。某曰。倘汝再不予。我將在汝牀上遺溺。妻以爲戲言也。不之顧。不料某竟於牀上解溲。滿牀盡濕。妻固愛潔者。仍恐其作踐。乃予以五百金。某袖金乃去。說者謂一溲之代價爲五百金。溲之價誠貴矣哉。





活

潑

王懷冰

在一條熱鬧的市街上。有一片一開間門面的飯店。名兒叫做正興館。靠街的櫃檯上面。排列着許多的碗兒碟兒。裝着暈素各色的飯菜。一層層堆高起來。和山的樣兒一般。這樣的排列。法俗名便稱他叫做「山頭」。店裏面除那鍋鏊占去的地方以外。店堂裏却很是狹窄的了。祇列着三四張方桌。器具亦很簡陋。看了那外表。便可知。來到這店裏吃飯的。都是那輩經

紀的人。

店堂裏朝外掛着一幅協天大帝的像。檯上擺着一對馬口鐵的蠟檯。檯底下還有好多的鹹肉缸。淘米籬。羅列得七高八底。難以插足。好得那時只有十一句鐘。還沒到上市時候。那兩只桌子。都還空着。祇有一張桌子上。已經坐了三位飯客在那裏。一個是老者。一個是三十多歲的中年人。還有一個年紀十三四歲的童子。是那一位老者的兒子。老者瞧着他的兒子。對那中年人說道。一切終要你師叔幫忙。實在小孩子在家裏嬌養一點。他母親是向來寵愛得過分。我常說的將來要

活

潑

一





去吃人家飯的。不要過于順了他。性反而害了。他以後總望師父師叔好好的管教纔行呢。那中年人說道。小世兄初出來。總有些不自在。我在他師父面前。多照呼幾聲。總可以格外看鬆。說時瞧着那童子。那童子便把頭兒底下去。一會抬起眼來向他父親。呆呆的瞧着。那時跑堂的送上菜飯過來。他們是隨吃隨講。祇有那童子眼眶裏含着淚。不要吃飯。老者連忙說道。飯是不能不吃的。停刻兒肚子餓起來什麼辦呢。以後不比在家裏。那麼要吃什麼就買什麼。在店裏是不行的。

童子聽了。不由得眼淚掉下來了。那老者便安慰他的兒子道。我昨天不是給你說的麼。我同你師父也見過面。你師父是很和氣的。只要你肯服從他。師父也就歡喜。況且還有這位師叔照應。那中年人也道。小兄弟。你放心就是了。常言說頭難頭難。過了幾天。慢慢的熟識了。自會和家裏彷彿。那童子聽他們說似信非信。沒精打采的向他父親說道。爹爹。我要的洋襪呢。老者道。曉得了。我買了叫人送給你就是了。你的衣包裹我看你母親聚了一雙舊洋襪放在裏面。擺在和那珠算捷訣一起的。童子又說道。我那皮球和氣槍千萬叫媽媽代我收好。不要被弟弟弄壞了。我可不依的。老者笑着答應了一

聲。這時飯也吃過了。那老者恭恭敬敬對那中年人作了一揖。說是種種費心。拜先生的應用物件都早已送去了。請你檢點檢點。中年人道。這個請老先生儘管放心。老者點頭稱謝。一面又對他兒子說道。現在是學生意了。都要自己當心切莫受了寒。晚上早……晚上大家睡。你亦睡第一。依頭順腦聽師父師叔的話。師兄弟淘裏要和氣。爲妙。叮嚀再三。老者付了飯賬。走出店堂。讓中年人先走出店門。還把兒子的手攙了送過一段路。還叨叨絮絮的吩咐了。多少的說話。方始分別。

蓋捲好。又把早晨的例事開。柵板呀。掃地呀。抹桌子呀。都謹慎小心的做開了。那時他的師父亦已起身。披着一件短夾襖。鈕兒還沒有鈕好。手裏捧了一隻水烟管。立在櫃檯旁邊。一面吸着煙。一面亮落落嗽個不住。把眼兒直射到那童子的臉上。哼！發了一聲冷笑。說道。真是呆木頭。你曉得起來了。就要洗臉的。還不去泡水洗。來。童子聽罷。發了一怔。急着臉回答說道。先生用的臉水。早已端整。恐怕冷掉。擺在草窠裏邊。他師父說道。你給我拿了過來。也不打緊。何必定要人家說了纔肯動一動氣力。是閻羅王給你的。不要那麼貪懶。這時另有一個夥計。亦攙





活 潑

言說道。就是沒有事。做在早上。算盤也可打。打字亦好寫。寫坐在那裏發呆。學得出甚麼本領。一會兒他的師兄又說他。昨天買東西不道地。師父娘又嫌他掃地不乾淨。你一句我一句。急得那童子漲紅着臉。像木鷄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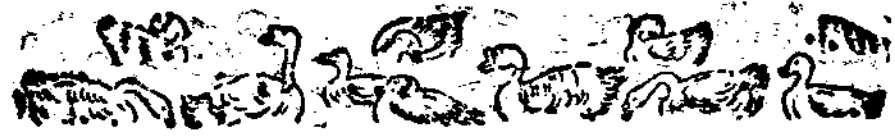
我要回想四五天以前的這個童子。不是打球。便在空中地上與鄰兒賽跑。他的那副活潑潑地。氣概真令人見着可愛。到如今爲什麼忽的變了。這種神情難道是他的活潑的勇敢的個性。忘掉在自己的家門口沒有帶出來麼。

四

滑稽聲明

我偶然感慨到做女子的不幸。就在素蓉館漫談裏（一卷二期）胡亂寫上幾句。這原不過聊洩積憤罷咧。詎知鈍根先生誤會了。竟以爲我是個女子。在拙稿的後面加上幾句按語。說什麼「素蓉館主單就自己女子方面說話」呀。鈍根先生你根本錯誤了。你累我了。在你方面多寫了自己二個字。不打什麼緊。但我却大受其影響了。朋輩的調笑。還是小事。未婚妻的責問。那倒很費事。解釋呢。想來想去。覺得沒有別的法。只好在這裏鄭重聲明一句。或者可以解釋誤會吧。我的的確確是一個男子。各界人士萬勿誤會。如若不信。不妨面驗。特此聲明。伏希公鑒。

吳門張慧君素蓉館主謹啓



一個被水災的鄉民

陳紹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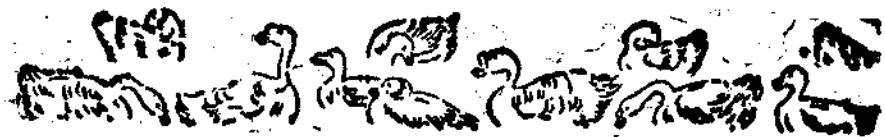
漆黑的天空。下着淅淅的雨。一連十幾多天。還不能夠止住。城外遠近的村莊。至今竟成了水的世界。高數丈的柳林。只有樹梢。雙行排列着。露在水面上。一個約摸有三十多歲的鄉民。黧黑的皮膚。穿着一身藍縷土黃色的粗布衣褲。愁慮充滿了他的面容。憚憚的騎坐在林中一棵樹梢上的細枝。一手摟抱着一個哭喊的嬰孩。一手緊握着一掃搖動的細枝。淋漓的大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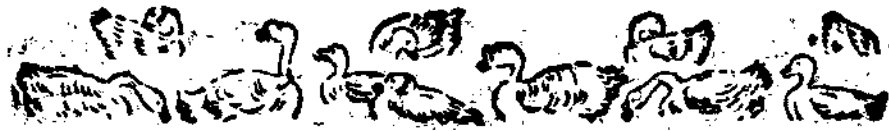
打。擊。在。他。的。身。上。漫。漫。的。洪。水。橫。流。在。他。腳。下。這。般。危。急。而。且。悽。慘。的。情。景。真。是。令。人。目。不。忍。看。啊。

他的視線。不注意別處。只是直釘着面前一片混黃色的水。呆呆的面容。嘴裏喃喃的說着：「我家房屋被這水坍塌了。田地裏的禾苗被這水瀰漫了。牲畜亦被這水淹斃了……我以前的氣力心血所換來的一切從此盡化為烏有了。唉。又我

一個被水災的鄉民

一





一個被水災的鄉民

的。白。髮。老。母。和。我。的。妻。子。們。不。知。被。這。水。
飄。泊。着。流。向。那。裏。去。了。連。一。點。模。糊。的。蹤。
影。亦。看。不。見。又。不。知。他。們。是。否。在。一。塊。兒。
受。這。種。難。堪。的。罪。或。者。不。幸。早。已。被。這。慘。
酷。無。情。的。水。……了。不。然。亦。餓。壞。了。
因。爲。受。了。這。樣。的。災。禍。逃。命。還。恐。怕。逃。不。
得。那。裏。顧。着。做。飯。呢。又。那。裏。能。夠。做。得。成。
飯。呢。」想。到。這。裏。心。中。禁。不。住。一。酸。眼。角。
滾。滾。的。熱。淚。灑。在。身。上。竟。分。不。清。那。是。淚。
珠。那。是。雨。點。最。後。仰。望。着。漆。黑。的。天。空。憤。
慨。的。說。道。「好。忍。心。的。老。天。爺。你。……」
你。真。忍。心。啊。」

二

當時他不忍再看這片觸目傷心的水無聊的閉上了眼。驟然覺得抱在懷中的愛子週身細膩的膚皮冰一般的涼。尖脆哭喊的聲音亦沒有了。驚異的睜開眼睛。底頭一瞧見這小孩那嬌憨小眼緊緊的合閉着。鼻口中連半點氣息都沒有。這時他才。知道。可。憐。的。孩。子。已。經。死。去。了。這。種。情。况。使。他。四。肢。猛。然。抖。顫。起。來。全。體。盡。被。悲。哀。所。圍。繞。痛。哭。的。死。去。活。來。未。後。忍。不。的。索性把這死孩子拋在水中。仍然苦苦戀抱着。却。又。不。敢。用。眼。睛。時。常。去。瞧。他。
霎。時。間。狂。風。大。作。隨。後。咕。東。咕。東。聲。音。乒





兵的落在水裏。原來是這柳林中的樹木。接二連三被這風拔倒許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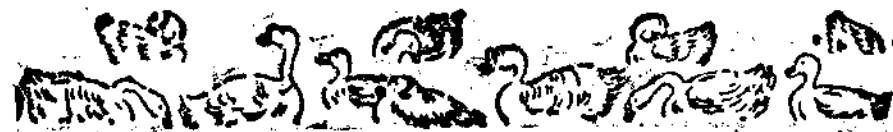
你看這風真不知趣。不靠前不往後。剛巧拔起了這不幸的鄉民所依傍的那棵樹。什麼。悽慘的鄉民。什麼。死去的嬰孩。剎那間。都化歸烏有。只有這慘酷的大雨。仍是淋漓的。下着無情的洪水。仍是漫漫的流着。

附註

今夏各地多被水災。我們保定這個地方。天陰連雨。竟十餘日。至七月十一日。大水暴發。水勢洶湧。滔滔橫流。

一個被水災的鄉民

傾刻之間。遠近村落。均成澤國。房屋坍塌無數。大樹被狂風拔倒者亦頗多。鄉民咸受其苦。災民吁歎哭喊之聲相聞。種種慘狀。筆難盡述。余今就一個鄉民遇災的實情。簡略的寫成這一篇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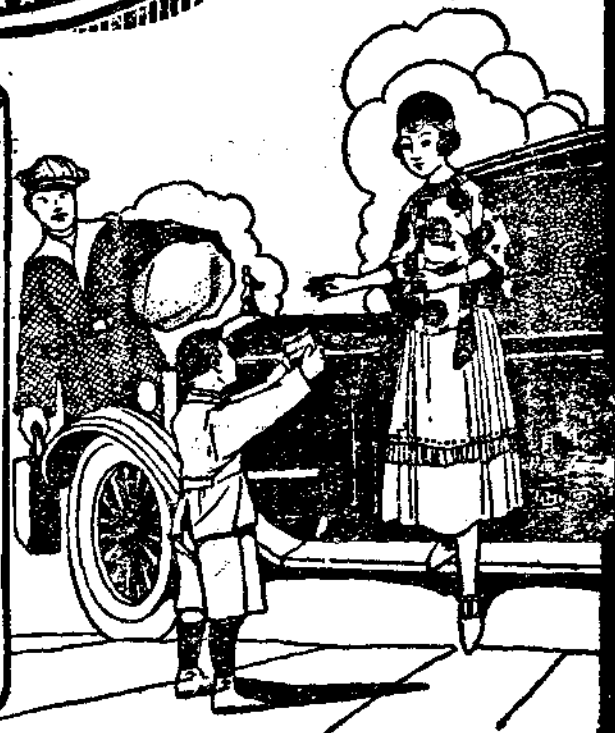
七星牌香烟



一致贊成

上等社會

這是很著名的
 七星牌香烟
 姐姐帶一罐
 路上吃去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花之愛

凡是住在蘇州城裏和劉友波認識的人。或是他的鄰居親戚。要是一聽得他的兒子慧郎的名字。他們的腦海裏。立刻就會印出一個五六歲天真爛熳的小孩子來。而且耳朵中似乎同時已隱隱約約聽得他很清越的歌聲。

使人立刻發生出一種活潑潑地的景象。

劉慧郎是一個很聰明很天真的小孩子。要是他走到人家門前。誰也很歡喜他。和他做小朋友。因為慧郎的一舉一動。一舉一笑。都有天真二字存着。真是令人愛煞。

慧郎是劉友波和徐乃芬女士二人的神聖之愛的結晶品。他們得了這樣的一個小孩子。慢說二人都很愛他。便是他們夫婦間的精神。上不知不覺也增上了幾倍的愛。

果之戰

慧郎的一舉一動。不知什麼會含着許多的神秘。因為他足能顛倒人的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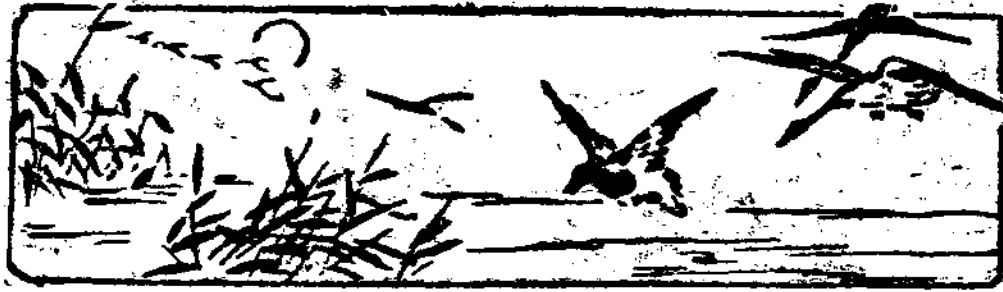


張潛鷗



情他見父母們有不高興的時候。他能安慰他們。使他的父母快樂。

有一次是中秋之夜。這大約是一年前吧。友波夫婦和慧郎同在庭中賞月。慧郎祇是望着明月出神。他的母親笑問他道：「慧郎。你朝月亮望了半晌。可是裏面的嫦娥。看到了沒有？」慧郎笑道：「看到了。說來倒很奇怪。伊的臉兒和伊的衣服。正和母親一般。難道這月裏嫦娥。就是母親的化身嗎？」他母親連忙攔住道：「你別胡說。我怎可比嫦娥呢？」慧郎聽了。露出天真的笑容。慢慢說道：「昨天晚上。我躲在窗外。分明聽得爹爹贊美你說：『你的臉兒和嫦娥一樣美麗。』什麼今夜我說嫦娥和你一樣。你便不承認了呢……」他的媽聽了。倒不好意思起來。嘴裏不住的罵他壞孩子。友波聽了。心中也暗暗好笑。但是他們雖然說他孩子頑。他們的心中。却都很快樂。又有一次。正是櫻桃上市的當兒。他們三人並坐在沙發上。拿櫻桃細嚼。友波拿了一顆。塞進了自己的嘴裏。又塞了一顆到乃芬的嘴裏。問伊道：「我愛。豔麗的櫻桃。多麼可愛啊。這味兒真可口。不過這個滋味。你能拿什麼一回事來比他。」伊略思了一回。



搖頭答道：「我不能拿什麼來比他。」慧郎却搶着嘴說道：「這味兒有些像爹爹和媽接吻……」他母親又被慧郎說得羞極了。紅暈了兩頰。低聲禱禱的一語不說。有時慧郎見他母親哭了。便安慰伊道：「媽。你爲什麼哭。我哭的時候。你說天使要責罰的媽媽。你難道不怕天使的嗎？」他的母親見他牽住了伊的手。蘋果的臉。兩個笑渦兒深深的天真的美。天真的話。不由得使伊轉怒爲喜了。所以慧郎是他們二人愛神的化身。又是解頤的利器。

★ ★ ★ ★ ★
江浙風雲。一天緊似一天。蘇州嘉興等處的居民。都紛紛逃向上海租界上來。火車站上。人山人海。好似趁車不要錢的一般。劉友波因爲見戰事越鬧越緊。所以不得不挈了妻子。逃向上海來暫避。那天蘇州站上的搭客。幾至千人。友波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被他買着了二張半車票。不一會。車子嗚嗚的來了。友波便在人叢中擠將上去。但是這許多搭客。祇搭一輛火車。那裏可以很快的完事呢。這時候火車已停了十



多分鐘了。汽笛一聲。車輪已動。幸乃芬已上車。友波却右腳已上去。左腳還沒踏上。後面沒有上車的。還有數十人。可是這時候慧郎在人羣中。不知擁在那裏了。友波想跳下去尋覓。車已越開越快了。乃芬更不許他下去。二人祇得相抱大哭。車裏的搭客。聽了這種哭聲。誰也替他們傷心。

明天蘇州的報紙裏。登着一段本埠新聞道。

「昨日滬甯路開往上海之慢車。以江浙風潮。搭客避往上海者。若過江之鱖。致未能上車或失物者頗多。最可慘者。月台上發現一年約五六歲之童屍。查係被入踏斃。為狀至慘。後經驗屍所檢驗。填明屍格。發棺具殮。候家屬認領。」

友波夫婦見了這段新聞。頗似當頭一個霹靂。不覺昏去了。

★
★
★
★
★

唉。愛情的結晶品。竟做了戰爭的犧牲品。主戰者啊。你們爲了名利。置可憐的小百姓的生命財產於不顧。清夜捫心。天良上也有些覺悟嗎。

劉合範傳

指嚴遺著

劉公諱會極字合範直隸曲周縣人所居里曰河北寨先世籍山西明永樂二年自洪洞縣播遷於此數百年來人文蔚起爲一縣冠數傳有武庠生諱國璋者鑒於文弱之弊日與生徒數十人專致力於武學弓馬而外兼及戈矛厥後人才輩出武風爲之一振是則公之先君也公童牙失怙恃鞠於伯父雲漢公保抱携持撫育若己出常於枕席間授以句讀久之能琅琅背誦唐詩數十首風清日美之候公伯父嘗擊遊於叢林古剎中村老相聚席地而談公追隨其間有寫類似字於地以雜之者公辨別了了無少差衆目爲神童益爲伯父母所歡愛稍長與堂弟用極同受業於堂兄廷極公愈銳意於學下帷淬厲攻苦恥於居人殿由是文思猛進有一日千里之勢年十七與堂弟同入費宮冰青水藍有河北三極之譽公旋食廩餼科歲試頻列前茅屢爲鉅眼人垂青歲滿貢成均援例受司訓職惜文章

無。憑。棘。園。坎。坳。薦。於。鄉。者。再。未。遑。登。賢。書。焉。公。性。孝。友。以。伯。父。母。春。秋。高。漸。理。家。務。不。能。遠。遊。遂。毅。然。棄。舉。業。一。肆。力。歧。黃。術。冀。實。行。古。人。不。爲。良。相。必。爲。良。醫。之。言。事。親。重。色。養。先。意。承。志。卒。得。二。人。歡。心。隔。院。填。篋。和。鳴。花。萼。交。輝。尤。令。人。欽。遲。不。勝。云。某。歲。以。族。人。之。囑。設。帳。里。開。遐。邇。聞。風。來。學。者。屋。舍。至。不。能。容。得。其。指。授。共。登。青。雲。而。去。嗣。伯。父。母。相。繼。見。背。公。喪。葬。成。禮。哀。毀。骨。立。遂。謝。絕。諸。生。家。居。養。靜。每。當。春。秋。佳。日。布。衣。青。鞋。優。游。於。碧。畦。綠。野。間。探。節。數。時。量。晴。校。雨。解。后。老。農。舊。雨。輒。踞。於。道。旁。田。邊。抵。掌。快。談。見。之。者。不。知。其。爲。老。先。生。也。晚。年。醫。益。精。著。手。成。春。往。往。起。沈。疴。於。瀕。危。之。際。而。疹。瘧。一。門。經。驗。尤。深。每。值。天。災。流。行。車。馬。以。迎。襁。負。而。至。者。踵。相。接。也。公。不。論。窮。富。不。分。親。疏。一。一。爲。之。悉。心。診。治。見。有。貧。乏。無。力。服。藥。及。衣。裳。襤。褸。無。以。卒。歲。者。周。急。絮。寒。無。難。色。迄。今。生。佛。之。頌。猶。藉。藉。於。里。巷。間。居。常。教。其。子。若。孫。曰。爾。曹。能。讀。則。讀。不。能。讀。則。耕。認。此。二。字。前。去。自。有。光。明。大。道。吾。將。老。死。書。叢。不。復。問。爾。曹。將。來。事。後。於。家。庭。之。前。闢。堂。三。間。以。爲。讀。書。之。所。並。以。耕。讀。二。字。顏。其。堂。之。額。俾。世。世。子。孫。永。矢。弗。諼。公。一。編。在。手。端。坐。其。中。白。髮。青。燈。夜。分。不。寐。中。門。以。內。則。剪。尺。聲。紡。織。聲。小。兒。呀。呀。學。語。聲。

聲○聲○相○應○秩○序○井○然○其○家○風○概○如○此○亦○可○想○見○公○之○生○平○矣○公○著○有○種○牛○痘○新○書○數○種○未○殺○青○而○歿○時○
光○緒○十○四○年○二○月○初○四○日○也○春○秋○六○十○有○九○有○丈○夫○子○三○長○昌○慶○次○春○慶○次○官○慶○早○世○孫○三○曰○毓○鵬○昌○
慶○出○曰○桂○舫○桂○船○春○慶○出○女○二○俱○適○名○門○一○日○者○公○文○孫○桂○舫○來○訪○余○滬○寓○捧○乃○祖○合○範○公○行○狀○囑○爲○
之○傳○桂○船○青○年○英○才○服○務○警○區○北○望○祖○墓○每○以○不○能○躬○親○祭○掃○爲○憾○噫○公○有○後○矣○景○慕○之○下○謹○按○狀○錄○
其○大○略○如○此○云○壬○戌○夏○昆○陵○許○國○英○指○嚴○氏○拜○讓○

禹鐘曰此文爲劉桂船君錄寄者指嚴先生墓艸已宿撫讀遺文可勝悼歎用亟刊入本刊以示
愛讀先生文者

*柳園餘墨

柳門

諧話

清季福州警察道彭述。二甲傳臚出身。性談諧。脫口成詩。時武昌起義。湖北議長湯化龍。公推爲民政長。福建正在醞釀響應。議長爲高登鯉。彭有感乎時局。口占兩句云。未曾燒尾高登鯉。已見騰身湯化龍。以清代之官知人心趨於革命。必能光復舊物。希望之意溢於言外。可謂爲識時務之俊傑矣。後果天下響應。高登鯉亦公推爲民政長。是時前清遺老多誓死不剪髮。大半爲翰林進士出身者。某太史題一聯自嘲云。金馬玉堂不知死所。婦人醇酒有託而逃。得逃於婦人醇酒。是悲境中之樂境。相傳某宰相在故人家過夜。故人書九字於案上云。冢宰宿寒家。窮窗寂寞。意在抱歉。某宰相對云。客官寓宦宅。富室寬容。均不失主賓口吻。純用寶蓋字面。猶餘事也。前清某縣令。既貪且虐。民恨之刺骨。臨去時。自覺無趣。串通劣紳。贈送民之父母匾額四字。以爲聊作面子。有人於其旁題一聯云。蠹國殃民。別人說其是此之謂。(歇後存民之父母四字)橫征暴斂。自我看來。烏在其爲。(歇後存民之父母四字)可謂諷而近虐矣。



社會
短篇
塵飯塗羹

瀟湘淚郎

誰不知道楊蘭西學士。方自美國芝加哥商業管理大學畢業歸來。一時冠蓋雲集。齊來請讌。親族紛至。大拍其馬。還有那些報館轉輾託人。把他的照片覓得。刊載出來。可笑那些抱有虛榮心的女學生。見了這風度翩翩。少年英俊。楊蘭西的玉照。都不約而同的吐出一個妃色般如簧之舌。豔羨不置。這時却感動了一個姓姜名凌仙的女郎。他本來是交際場中健者。女學界內翹楚。又是風姿綽約。體態輕盈。所以不多幾時。竟在某跳舞場中。給友人介紹相識。自然是一見傾心。繾綣備至。這時蘭西剛巧受某大公司。聘為經理。又受某銀行。聘為營業科長。甚麼名譽會長。名譽董事。鬧得楊蘭西腦筋都昏了。如果楊蘭西一齊把這些銜頭。刊上卡片。在下可用武斷派浪漫派的論調說一句。恐怕那張卡片。比四大金剛所用的名刺。還要加倍放大。不是在下言之過甚。時下確有此種現象。幸虧這位楊蘭西。

倒並無極端的虛榮心。熱烈的沽名。然而已經揀那最出風頭最接近的幾個銜頭印上了風順一帆。扶搖直上。楊蘭西這時聲譽鵲起。遐邇皆知。一方面却把一個姜凌仙喜得芳心內說不出的快活。大有惟儂慧眼識英雄之概。凌仙趁此時機。慌忙把欽仰蘭西的熱忱。向他父母稟知。並且擬定即日具柬相邀。請蘭西過來赴席。原來凌仙的父母。也是抱新文化主義的。當然不是墨守舊法。所以並不阻當。一口應允。及至次日。果然楊蘭西坐了轎式汽車。嗚嗚而來。只見他鼻架金鏡。西裝革履。大模大樣的走了進來。凌仙的父母及凌仙自己三個人。下塔相迎。鞠躬握手爲禮。同入會客室內。先喫茶點。然後命下人們搬上了一桌上等酒菜。四個人把盞輪流極盡賓主之歡。這一席酒。直喫到上燈時候纔止。蘭西就此告別出來。坐上汽車。得意洋洋。回到公館。從此蘭西就和凌仙由朋友而成爲夫婦。蘭西和凌仙結婚後的半個月。這天忽然來了一個不速之客。登堂求見。蘭西當然出來見客。誰料不見。猶可。一見。頓時把個楊蘭西氣得話也說不出來了。期期艾艾的向着那來人道。你是誰。來此見我做甚。那客人却詫異起來道。哥哥。我是你的兄弟。柏蘭。你什麼不認識起來了。現在兄弟聞得哥哥此番從

美國回來。在上海很爲得意。並且成了家室。所以母親喜出望外。命我到上海來。邀請哥哥回家一行。辦搭些家務。接母親與我一併遷到上海來居住。一來也好慰他老人家。幾年來倚門倚閭之情。二來也好使我們家庭團敘。故而兄弟星夜就道。趁輪來此。却不料你哥哥已經不認識我了。說着向着自己。身上看了一遍。抬起頭來。重復向蘭西長嘆一聲道。想不到你我兄弟二人。數年睽隔。人事已非。滄海桑田。不堪回首了。自從那年夏間你離家之後。在下一年春間。上海交易所風起雲湧的時候。父親一時不慎。看見這種如火如荼的投機事業。未免動了一點希望心。竟將所有薄薄的家產。供作孤注一擲。誰知道收束結果。破產了事。從這一來。父親直氣得一病奄奄。纏綿牀褥。那裏曉得隔了幾天。父親的病更加沉重起來。這時母親慌忙教我打了幾個急電給哥哥。催你火速迴歸。却想不到這幾個急電發出之後。好比石沉大海。非但不來。却連信息都無有一個。什麼道理。大家都不明白。後來父親一病身亡之後。家計非常蕭條。故而兄弟現在弄成這般蓬首垢面。百結鶉衣的地步。怪不得哥哥對面不相識了。柏蘭獨個兒。祇管滔滔汨汨的說了這一大篇。那知蘭西聽了。如無其事。不動聲色。當

下努一努嘴。對旁邊一個僕人道。阿福。你快到電話室內。打個電話給警察所裏。教他們派兩名警察來。將這瘋人送他到所裏去辦他一個冒名頂替。奸詐行爲的罪名。阿福正待要走。忽然裏面走出一個明璫翠羽。容光煥發的少婦來。對蘭西道。這些小事。用不着如此大驚小怪。既然他來此找你。或者他從前同你有一面之緣。也未可知。現在聞得你現在名望和地址。所以藉詞託名。想借幾個錢。討頓喫就是了。諒他沒有什麼別種用意。柏蘭這時。氣得無名火直冲霄漢。本想發作幾句。只奈以卵擊石。孤掌難鳴。祇好暗自忍氣吞聲。垂頭喪氣的走出了門。立刻搭輪回家。一到家中。迎面便見那鶴髮雞皮。龍鍾老態的老母。笑逐顏開。執着柏蘭的手問道。柏兒。你回來了麼。這次你可會見你哥哥。柏蘭只是唉聲嘆氣。連連搖頭。他母親一見他神色異樣。連忙問道。柏兒。你好端端的。剛纔回得家來。爲什麼氣成那種樣子。莫不是受了人家的委屈嗎。柏蘭道。說也話長。當下便把他哥哥蘭西。不認他的一番氣話。詳細前前後後。講得個一句不漏。半句不多。說罷。撲簌簌吊下許多淚來。他母親也禁不住傷心起來。對着柏蘭道。兒啊。你哥哥。既然變了心腸。丟棄我們。不孝到如此田地。你我二人也犯不着

氣他祇要你勤求學業向上做去就是了。爲娘的是風燭殘年，行將就木，萬一死了，那時你已恢復門庭，重增光彩。九原之下，我也含笑欣慰的啊。過了一月，柏蘭好容易轉輾託人謀到了上海某某行家一個賬房之缺。把母親託親族中稍爲照拂一些。這纔歡歡喜喜部署行裝，別了老母，搭輪望上海而來。進了行，勤勤儉儉實行做起事來，做了二三年之後，可巧行中的經理另有高就，辭職而去。那時幾個股東眼見行中各友無有一個可以信任，繼膺此職，惟有楊柏蘭年少老成，從事謹飭，可以繼此重任。便議定把柏蘭升爲經理。這一來，直喜得柏蘭連夢中都要笑醒。從此更加謹慎，小心放出精神來辦事。這年到了年終，核算起來，大有盈餘。這班股東越發信任起來，倚若長城。柏蘭這時已經結婚，便把老母妻子接到上海，一同居住。每天早出晚歸，一家三口好不歡樂融融。洩洩的又過了一年。這天正是正月下旬，天氣仍是奇冷不堪。一霎時冷風泛骨，飄飄蕩蕩的下了一陣雪。在這當兒，楊柏蘭家中大門口，却有一個鳩形鵠面，衣衫襤褸的少年，一步一步，狼狽躑躅，似的踱了進去。原來這個少年不是別人，就是柏蘭的哥哥楊蘭西。學士咄咄怪事，咄咄怪事。楊蘭西叱咤風雲，正在不可嚮爾爲什。

麼。眨。眨。眼。竟。弄。到。這。樣。的。落。魄。呢。因。爲。蘭。西。自。從。娶。了。他。這。位。新。夫。人。姜。凌。仙。女。士。之。後。起。初。是。固。然。我。我。卿。卿。柔。情。繾。綣。那。一。種。愛。情。熱。度。確。是。十。分。濃。摯。的。誰。知。蘭。西。日。久。生。厭。後。來。在。那。裏。請。客。檯。面。上。結。識。了。一。個。紅。倌。人。芳。名。叫。做。憐。春。閣。的。蘭。西。在。上。海。總。算。是。個。很。有。名。望。的。人。那。個。憐。春。閣。自。然。是。極。意。籠。絡。詎。料。蘭。西。的。事。情。不。久。被。凌。仙。探。查。得。詳。詳。細。細。先。是。凌。仙。也。好。好。的。規。勸。一。番。不。過。言。語。之。間。稍。爲。含。些。酸。味。罷。了。無。如。忠。言。逆。耳。蘭。西。却。反。而。置。之。不。理。竟。同。凌。仙。漸。漸。的。疎。遠。起。來。凌。仙。也。怒。了。芳。心。連。忙。回。到。娘。家。一。五。一。十。的。哭。訴。父。母。他。父。母。本。來。已。經。知。道。蘭。西。近。來。的。行。爲。舉。動。心。中。早。已。不。歡。現。今。加。上。他。女。兒。親。自。訴。說。自。然。是。火。上。添。油。雪。上。加。霜。了。凌。仙。及。他。父。母。三。人。本。來。都。是。新。潮。流。一。等。人。物。離。婚。手。續。倒。也。熟。而。又。熟。急。忙。與。蘭。西。提。出。一。切。條。件。兩。方。請。了。律。師。竟。實。行。離。異。了。那。時。蘭。西。失。了。累。贅。便。大。大。的。放。縱。秦。樓。把。正。事。放。棄。弄。得。信。用。失。完。聲。名。狼。藉。所。做。的。一。切。職。務。逐。漸。削。除。手。頭。積。下。的。錢。也。將。近。用。罄。可。嘆。蘭。西。醉。生。夢。死。仍。舊。樂。不。思。蜀。終。日。在。憐。春。閣。處。虛。度。日。子。却。不。知。不。覺。將。到。陰。歷。年。終。了。那。時。蘭。西。已。是。床。頭。金。盡。壯。士。無。顏。方。纔。覺。得。幾。年。間。自。己。太。不。

儉約竟致到了這種山窮水盡的地步。暗想後顧茫茫一無歸路。心裏一酸。到此不禁淌出了幾點眼淚。到了那時。那憐春閣自然也不再認識他是楊大少了。原來楊蘭西雖然是個留學生。其實完全沒有實學。不過枉負些空名罷了。所以失足以後。便一蹶不振。沒有生路可尋了。到了元宵佳節。在別人家在這天。當然歡天喜地慶賀賞心。在蘭西在這天。簡直怨天尤地。悲憤填膺。這天在無意之中。在路上碰見了憐春閣。一見面。大家都呆了。半晌像煞觸了電似的。還是憐春閣先開言道。楊大少你這時打從何處來。說話時候。露着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蘭西這時像瘋人一般痴呆。呆祇管看着憐春閣。一言不語。等到別了憐春閣。便硬着頭皮。一步一步的來到他兄弟柏蘭家中。見面之後。母子三人放聲大哭。激發天良。柏蘭又謀了一個上等位置。給他從此。蘭西痛改前非。不慕虛榮。學他兄弟規矩。倒也身心釋然。備極安適。不過清夜捫心。撫然自痛。迴想凌仙和憐春閣兩人。以前多麼優待。到了現在。連一些塵飯塗羹。也不能沾溉些兒。兄弟那邊。我前年如此的對待他。他倒並不含冤記恨。於今反而如此的相待。思想起來。真令人愧悔交作。唉。正是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世間最難得者。兄弟了。

此肥 美之 嬰孩 前曾 寒熱 腹瀉

由嬰孩自己藥片之功力得獲強健

安徽亳州蔣春浦先生係所刊嬰孩照片之母舅也其來函云今春舍甥毛根曾患發熱腹瀉延醫診治毫無功效忽憶去歲舍甥患病曾服嬰孩自己藥片

得獲全愈立即再為購試按時服用未到三日均獲全愈今屆兩歲之辰身體肥胖皆係嬰孩自己藥片之大功也



嬰孩自己藥片係韋廉士醫生藥局特製之品為小兒及嬰孩之良藥專治 寒熱 便閉 胃不消化 肚痛 腹瀉 嘔吐 痰厥 傷風 出牙各症且有殺蛔蟲之功效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寄郵票大洋六角至 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 嬰孩自己藥片一瓶郵力在內每六瓶大洋三元



憐？忍？

秋心

我是一箇大胖子。曾經鑄過二百多鎊重。所以行動起來。覺得很費力的。六月裏從南京到上海下車。叫人力車到十六浦去搭輪船。誰知道那勇糾糾氣皇皇的黃包車夫。頭也不回。像和我有什麼怨仇似的。專向別箇客人。提起破竹管的喉嚨道。黃包車要麼。黃包車要麼。我覺得很奇怪。後來祇有一箇未成年十四五歲的小孩子。拉了車飛也似的跑過來說道。先生要到十六浦去麼。我聽了呆了一呆。腦筋裏忽然起了一種疑問。像他十四五歲的年紀。身體上筋力多沒有發育完全。怎能夠拉我二百多鎊重的人。在這驕陽底下。跑十多里路呢。我就對他說。不要不要。你如何能夠拉我到十六浦去呢。伊舉起哭喪着的臉兒。向我望了一望。說道。先生。我早上到現在。還沒做到半塊錢生意呢。隨又指着車後的照會說。這張。每天。到要。一塊多錢哩。望你先生可憐我家中。還有一箇瘋癱的老母。靠我生活的。看來。今天。多要。換餓了車錢。比別人少些。也不妨坐我的車罷。我一定能夠

憐？忍？

一



憐？忍？

二

拉到你目的地。說完就來接我手裏的皮篋。這種着急神氣十分可憐。我這時也不覺得頭上的太陽正照得萬分厲害。我就問道：你車錢既比人家便宜，爲什麼這大半天工夫還做不到半塊錢的生意呢？他很不耐煩的說道：因爲他們多嫌我年紀太小跑得不快，還有幾位可憐我的，都說瞧你怪可憐兒見的，不忍坐你的車。像我祖父他今年六十六歲，現在城裏推小車人家多嫌他年老沒氣力，所以一天到晚也做不到一箇人的飯食。現在請你先生不要再問別的話，我來給你拉往十六浦去罷。我一聽到這裏覺得坐他的車子也不好，不坐他的車子也不好，進退兩難，只得閉着兩眼，後來只得很不願意地挨到車上坐了。說一聲十六浦大達碼頭，他就拔起一雙很小極嫩的腿往前跑了。跑了一刻未及全路三分之一，覺得車兒行得很慢，我張開眼一看，見他滿頭多是黃豆般大的汗珠，那臉兒和豬肺差不多，一五一十的呼吸着，拉着車還想勉強要跑，我就說不要跑了，隨手給他一塊錢，下了車望前走去。我後來想起這次坐車算憐他呢，還是算忍心？到現在還沒有解決。

特 載

世間婚姻之不自由。往往造成情場的惡果。近年來爲情而死者。時有所聞。造物何心。又爲世人增一死路耶。平心論之。自殺者。儒性之表示也。失意情場而至於死。其心固必有萬不得已者。然此舉是否出於當。殊不能遽爲之論定。特少年血氣未定。輕怯易感。一遭挫折。遽萌厭世之心。不復能持以鎮定之功夫。此正不可謂非儒性所致耳。佛曰。慎勿造因。我今更爲狹義之言。以告世之青年男女曰。慎勿輕造變愛之因。而自遺伊戚也。本期所刊「你不原諒我嗎」一文。係由廣東寄來者。特未署有真姓名。然觀其文情淒抑。必非善戲謔者所僞托可知。茫茫冤海中。又多一情死之鬼矣。悲夫。

禹鐘識

你不原諒我嗎

七

你不原諒我嗎

一個可憐人

唉。勤妹。我知道你現在傷心憔悴到極點了。你是一個天真爛漫。嬌小玲瓏。達理通文。清才絕色的女子。怎麼會弄到這樣田地的呢。唉。這完全是我的不是。是我的罪惡。

我從前已經受過一次的失意了。本該死心塌地的。再不向情場這條巖峻嶮巖的路去走。而到那古剎空門來焚香掃葉了。唉。不料還欠下你的一筆冤債。沒有還清。又和你結下這一段孽緣。這是我該塵心未了。顛倒迷離的。

既然和你私人訂了婚。我私心上以為這次可以填平恨海。從此可以得到人生的真樂。世界上的真幸福。精神上的真愉快了。你是一個多情的女子。也是一個過來人。少不得也有同樣的思想啊。那麼我們倆的前途。是何等光明的呢。

唉。現在不用再說了。我屈服在家庭專制底勢力之下。方才把我們的盟約廢去了。我寫到這裏。實在想把這枝筆作鐵錐。用自已向心窩裏刺進去自殺。但是恐怕你沒有知道我的苦衷。所以當沒有自殺之先。就把我的心剖開了。借這社會之花來發表發表。你不原諒我嗎。你終要疑心我是一個薄倖兒嗎。唉。你疑心不疑心。原諒我也不管了。我這封信。打從這裏付郵後一句鐘。就是我大解脫的時候了。唉。一個有罪的人。這罪惡的魔鬼。等他死了方才離開他去投入第二人的身上的。但是我的罪惡不獨死了不能離開。就是把我降生十多世也不能脫劫的啊。唉。勤妹。我現在距死的時候不遠了。我臨死的一句話。是表明我致死的心跡的。一句是忠告你的。你可能相信我嗎。

我所以辜負你。並不是我自己的本意。是我的姊姊。大悖情理。不顧人言。不體念我的苦衷。一意孤行的打散了我們。我要是不死。一定是對你不起。和你的盟約也無價值。徒然給社會上的人。大家叫我是薄倖兒罷了。這是我自殺的本因。

你不原諒我嗎

我是一個不祥人。你很不幸。無端相識我。又和你訂婚。但是我現在死了。你以前對我盟心的說話。你可不必踐約。又萬萬不可丫角終老。怎麼呢。因為這是我負你。不是你負我。所以我要踐約。以存信用。你沒有失信。所以就不可不必。只當沒有遇到我這個人便了。天下比我還好的少年。也不知有多少。我不外是一個可憐的人。你因為我是很可憐可惜。方才把我純潔的愛情。施到我身上。唉。世界上比我千百倍可憐可惜的美少年。也算不出幾多。你還要放大眼光。把施給我的愛情。轉施給第二人才好啊。唉。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最愛你的。你是我有生以來。第一個知己。我生前的說話。你也能聽信。你雖然現在是可憐我的了。還望你可憐我臨死的苦衷。我雖然死了。九泉之下。也像生前給你安慰。要不是呢。……你是聰明的人。一定知道我不能瞑目的啊。

死前一句鐘

□□絕筆

溫柔鄉

(續)

純根

第五回 移花接木孝女承歡 得意忘形富翁見喜

劉老四聽了小黃包車的話果然和老黃包車漸漸的疎遠起來了。老黃包車先還睡在鼓裏一些不知道但覺得老四不比從前好久沒有來家過宿。屢次叮囑他回家住幾夜他總是推三託四說甚麼店務太忙分身不開咧。主顧家裏堂會叫他做戲提調咧又是甚麼護軍使警察廳特別生意咧。講得理由很充足老黃包車也深信不疑本來老四開的那一處日本式酒排間名叫『御面首』布置幽密陳設華麗烹調精美伺候周到這伺候不但。是西崽們的伺候就是老班經理也親自到各房間裏殷勤招呼趨承色笑。

對於女客更爲巴結。因此上海灘上各大公館的姨太太大半照顧他的生意。老四的營業手段也實在真好。但看他一到晚上華燈齊燦。主顧跨進大門。就能一眼瞧見他那間金光燦爛的櫃檯室裏坐着幾位面如傅粉唇若塗脂。宋玉復生。潘安再世的少年郎。君滿面春風的起身迎接。便有一個走出來躬身引道。那時主顧的魂靈兒早已飛到了吳淞口外。只覺得迷迷糊糊。跟了他領到一間房內坐下來。已是渾身癱軟。只有聽憑他怎樣排佈。手巾來時便揩香茗。來時便喝大菜。來時便喫自己一些。不用操心。好在他代點的菜沒有一樣不可口。他站在身邊講的話沒有一句不合意。因此常有淺斟慢酌說說笑笑。直到天明纔去的。也有男女主顧同來一室談心。不覺東方之既白的。所以這一「御面首」的生意比衆不同。往往通宵達旦。老四身爲經理。大大小小裏裏外外全得他當心照料。也難怪他沒有工夫回家。

歇息只得在店裏收拾了一間小小臥房以備太過困乏時候將就睡一個小覺。老黃包車明白這個情形所以也不便十分勉強他回家。有時反而移樽就教自己上店裏來看他兩口兒就在小房間裏抽抽烟談談天已經成爲慣例了。有一天晚上約摸已有三點鐘時候老黃包車到店裏來不見老四便打諒在小房間裏正要進去尋找不料剛走到房門口驀地有一個小西崽跑過來攔住道老班出去了。房間裏沒有人呢。老黃包車隨手把門一推果然鎖着纔回身要走忽然有一陣大煙氣味直觸鼻觀不是這房間裏透出來的還有那裏老黃包車頓時起了疑心重又回身敲門房裏沒人答應。惟有那小西崽擠在房門口不住的嚷着老班不在裏頭老班娘回去罷。老黃包車聽得生氣一揮手就是兩個耳刮子把那小西崽打得怪哭起來。櫃檯室裏的人聽見一窩蜂價擁進來老黃包車便大聲叱問道你們老實

告。訴。我。這。房。間。裏。頭。到。底。有。沒。有。人。一。個。大。些。的。西。崽。回。答。道。老。班。出。去。了。
房。門。鎖。着。那。裏。會。有。人。老。黃。包。車。道。既。然。沒。有。人。如。何。會。有。煙。氣。味。兒。透。出。
來。呢。一。個。乖。覺。的。小。帳。台。夥。計。插。嘴。道。老。班。纔。去。得。不。多。一。會。兒。這。味。兒。準。
是。老。班。抽。煙。時。候。屯。積。在。房。間。裏。纔。因。爲。窗。門。都。關。着。沒。有。散。盡。的。老。黃。包。
車。冷。笑。道。你。們。索。性。當。我。是。外。行。是。傻。子。我。只。怕。你。們。這。一。班。人。裏。頭。有。做。
賊。的。躲。在。裏。頭。偷。煙。吃。呢。快。與。我。開。門。進。去。瞧。瞧。那。夥。計。道。鑰。匙。在。老。班。身。
上。呢。老。黃。包。車。道。沒。有。鑰。匙。就。把。鎖。打。掉。了。回。頭。重。配。一。個。也。值。不。了。幾。個。
錢。夥。計。道。裏。頭。放。着。銀。箱。貴。品。我。們。要。是。打。破。了。門。老。班。回。來。可。攔。不。住。老。
黃。包。車。兜。頭。吓。了。他。一。口。道。放。你。娘。的。狗。屁。有。我。在。此。還。用。得。着。你。們。攔。的。
了。攔。不。了。接。着。雙。目。一。瞪。喝。令。衆。人。還。不。與。我。打。進。去。衆。人。面。面。廝。覷。不。敢。
動。手。老。黃。包。車。再。也。忍。耐。不。住。他。本。是。粗。做。娘。姨。出。身。文。武。全。才。膂。力。很。來。

得當下舉起八寸金蓮照準房門砰砰碎只三脚便踢開了說也奇怪那房裏果然有人但不是別人却是本店老班老黃包車一眼瞥見劉老四便運用全身力氣從鼻子觀衝出一聲道哼這哼字比了深山虎嘯還要利害直把劉老四嚇得面如土色却又勉強鎮定假作神色自若掙扎出幾句話來道我今天累得乏了纔想歇歇叫他們別讓進人來無論是誰通回說我不在家就完了却不曉得是你你是自己人不用擋駕的但是你來做什麼呢還是讓我好好睡一覺罷別攪我稅畢張起兩手似乎專等老黃包車出去了。好關門的意思老黃包車也不和他分辨只點頭說了聲你休得裝做沒事人啊說時眼睛向滿房間亂瞅那床前原有一個鏡面大衣櫥老黃包車用手拉櫥門鎖着便問老四要鑰匙老四不肯老黃包車更不多說只把攥着櫥門鈕兒的手一緊使勁向裏一推向外一拉只聽得嗒一響那櫥門

便豁然大開嚇這一開比開房門更有意思了你道那櫥裏有甚麼東西却是老黃包車他老人家做夢也料不到的嫡嫡親親自己親生千嬌百媚的令愛千金小黃包車天下事真是無奇不有誰承望這衣櫥裏頭小小一塊地方竟會演出一齣母女會老黃包車這一氣非同小可登時手足冰冷兩眼直瞪身子望後一翻就暈倒在床上了小黃包車倒沒有甚麼你瞧他不愧不忙輕移蓮步從衣櫥裏跨了出來低着頭把牙齒咬着嘴唇微微含笑的走到外邊去了這種地方可見他是一位知書達禮的女子大凡女兒對于母親理當尊敬孝順就是臨到戀愛權利衝突爭風吃醋的當兒也得退讓三分如今世界上像這樣的孝女能有幾人啊閒言少表且說老黃包車一縷香魂悠悠醒轉張眼一瞧床前圍着許多人兒不見了老四他霍地跳起身來向外直奔衆人那裏攔阻得住只得追隨在他後面直到櫃檯室

裏。老。黃。包。車。瞧。見。老。四。雙。目。通。紅。幾。乎。出。火。撲。上。前。去。一。把。揪。住。老。四。衣。領。
老。黃。包。車。氣。力。雖。猛。叵。奈。老。四。是。會。拳。術。的。只。起。右。手。掌。往。橫。裏。一。劈。老。黃。
包。車。手。腕。上。着。了。痛。不。由。他。不。放。手。接。着。身。子。一。晃。立。足。不。穩。便。望。右。側。裏。
跟。跟。跄。跄。跌。了。過。去。幸。虧。那。板。壁。擋。住。沒。有。跌。倒。略。定。了。一。定。神。重。又。用。盡。
平。生。之。力。覷。準。老。四。胸。膛。一。頭。撞。過。去。老。四。早。已。防。備。只。把。身。子。向。左。一。閃。
老。黃。包。車。撞。了。個。空。却。把。左。肩。撞。在。帳。檯。角。上。直。撞。得。痛。澈。骨。髓。滿。眼。金。星。
亂。迸。但。他。心。中。却。還。明。白。情。知。這。場。惡。戰。只。可。計。取。不。可。力。敵。忙。卽。改。變。方。
針。乘。勢。往。地。上。一。躺。號。啕。大。哭。起。來。一。面。哭。一。面。把。身。體。滿。地。翻。滾。雙。手。亂。
划。雙。足。亂。踢。雖。然。沒。有。把。老。四。踢。着。却。把。四。圍。解。勸。的。人。踢。了。好。幾。脚。嘴。裏。
只。管。嘮。嘮。叨。叨。罵。老。四。沒。良。心。又。訴。說。他。的。缺。德。自。從。結。識。以。來。被。他。硬。敲。
軟。借。銀。錢。首。飾。騙。去。足。有。一。萬。多。了。如。今。他。發。了。財。便。把。根。本。忘。了。專。向。高。

枝兒上爬就嫌棄我了。這能行麼？老四聽他說自己的醜忙插口分辨道：「你話得說清楚些。咱們規規矩矩的做生意招股，你自己願意入股，誰又硬做了你？況且店舖明明在着，並沒有把你本錢折掉，如何能說到個騙字呢？」老黃包車哭道：「是騙也好，不是騙也好，反正你說本錢沒有折掉，這更好了。我也不要入什麼撈什子的股了。我就在今天提還本錢，你快快拿出一萬五千塊錢來給我。」老四冷笑道：「那兒有這樣容易的事？照你說法，人家開店的拿本錢變了貨色，只要股東和經理爲難，就可以馬上提還股本。世界上有這樣錢多的經理麼？再者你的本錢通共不到一萬塊錢，你倒要我一萬五千塊，就算加上紅利也沒有這麼快呀。」老黃包車道：「好好，就算一萬塊錢快拿來把我從此一刀兩斷，省得到茶圍上去拆丟你大老班的臉，倒值多了。」老四怔住了，不做聲。衆人再三苦勸，老黃包車只一口咬定，非拆不可。並且

非當場拿到一萬塊錢不走。老四聽了萬分難受。再加吃大菜的主顧和看熱鬧的閒人把樓梯脚下和大門口擠得水洩不通。幾百隻眼睛忒楞楞瞅着他。和老黃包車大家交頭接耳的笑說。從來沒有見過這種丟人的事。放在店堂中間吵嚷的老四心中暗忖。今日不爭他一口硬氣。本人的顏面掃地了。當下惱羞成怒。便對老黃包車大聲喝道。你這幾個臭錢。有甚麼希罕。別說萬把塊錢。就是三萬五萬。我劉老四也還勉強拿得出來。不過你這個錢。是提還股本。我就特別通融。讓你提還。也得照營業盈虧攤派。本店是虧本的。照現在攤派不到三成。還有許多放出的帳。沒有收回。今天你馬上要錢。只能給你幾百塊錢。你不要弄錯了。老黃包車一聽這話。越發大哭大鬧。滾得滿臉灰塵。蓬頭散髮。簡直像一個母夜叉。衆人好看不過。連勸帶哄的好容易把他簇擁到就近一間房間裏。從長計議。央求他少要一些。他拗不

過衆意纔讓步到八千衆人知道老四拿出這許多又做好做歹到底講到五千塊錢再也不能少了老四還不敢答應小黃包車在隔壁房間裏一疊聲叫老四過去罵他道你這不中用的東西爲了五千塊錢就值得把腦袋縮到脖子裏去怯得這個樣兒你只管答應他錢我拿來給你就完了老四便出去打了一張五千塊錢十天期的支票叫人交給老黃包車老黃包車先還不肯收一定要現洋後來惹得小黃包車火起跑過來把老黃包車教訓了一頓道你是識起倒的快拿了支票回去到期還不是現洋麼要不然我把支票撕了看你今天拿得到現洋將來你到不了的時候休來找我老黃包車聽了不敢違拗只得收了支票胡亂洗了洗臉挽起了頭髮咳聲歎氣的蹙到門外坐上汽車走了從此老四和老黃包車脫離關係只一心一意伺候小黃包車不多幾時小黃包車便有了身孕楊柳腰肢一天天粗

硬起來老四忙叫小黃包車回去想法子讓老爺「充大」那時那位鄒老爺正在寵愛小黃包車無可不可夜夜在小黃包車房裏歇宿小黃包車雖然白天黃昏在外胡鬧但是到了晚上一點鐘以後總還回家殷勤服侍老爺所以老爺一些也不疑心他有拾野食的事情小黃包車趁老爺最高興的當兒便裝出一種顰眉蹙額含羞帶愧的樣子吞吞吐吐地對老爺說道我近來覺得……不大好……怕是……有了……老爺忙問有了甚麼小黃包車撲嗤一笑只把雪白粉嫩的藕臂遮掩了一雙水汪汪的妙目別過頭去不說了老爺何等聰明他細細想了一想恍然大悟不禁哈哈地笑道我曉得了又附着小黃包車的耳朵噉了一句接着放高了聲音問道我猜得對不對小黃包車扭着脖子微微點了點頭早已羞得連螭鱗粉頸都紅了鄒老爺這一喜還當了得只喜得他抓耳撓腮不知所可雙手抱住了

小黃包車的香肩搖一會嗅一會搖了又嗅嗅了又搖直開了半個鐘頭纔罷看官們可知道鄒老爺爲何這樣的快活原來鄒老爺富有千萬家私年已六旬開外膝下尙無兒子他兩位兄弟屢次要將兒子承繼過來鄒老爺兀是不答應推說尙早……不忙……其實他心裏滿想自己枯楊生稊親手自造一個老來子就可免得一生心血掙下的錢財雙手奉送給人家了他一個人獨自存着這個希望眠思夢想已經幾十年了果然天可憐見竟使他如願以償這是多麼難得的好消息怪不得他聽得小黃包車的話喜極欲狂了但不知小黃包車肚子裏那個胎兒到底是男是女這問題關係太大了須得鄭重考查看官欲明端的請看下回分解

詞 彈 本 時
風 流 罪 人
映 清 女 士

風流罪人

第廿一回

第廿一回 良友多情一車偕返 慈親問疾萬感難宣

且說魏錦濤一見超英口吐鮮血。登時暈倒。吃驚非淺。此時朱世祿就連忙過來。把超英的手。細細審察他的脈。回轉頭來對錦濤道。貴友的症候。大概神經衰弱。不知如何受着重大感觸。以致立時昏厥。大事無妨。請勿驚恐。便去喚堂倌取一杯冷水。輕輕蘸着。在超英額上往還磨擦。停了半晌。見他漸漸蘇醒。錦濤把心裏一塊石頭。方始擲下。忙道超英兄。此時覺着胸中有甚不舒服。超英低聲答道。累兄受驚。萬望勿罪。吾偶因一陣氣逆。本沒甚大病。今已清爽。待弟略靜片時。想必就好的。錦濤聽超英雖是聲音略低。既能清爽。回答所問的說話。愁緒因之大減。重又對他說道。仁兄現已覺得心裏清楚。急宜回府調攝靜養。愚意思去叫馬車來陪送你回去。但未知尊寓在何處。尙祈告我。超英把頭略點。有氣無力的答道。我暫寓在威海衛路。車子到了那邊。兄弟自會認識。不過有勞費神。錦濤道。彼此朋友。這算得甚麼。

一

呢。就請世祿陪着他。自己急忙到外面。命一個堂信去叫馬車。叮囑他說。因我們的朋友身子偶覺不舒。要揀上好橡皮四輪轎車。馬也須純馴的。送到馬立師威海衛路。堂信便答應着。另差一個小使。對他說。明叫他去喚。說快些就配。錦濤仍復回進自己吃的那間房間中來。再看看超英。閉着雙睛。面色很覺得難看。對世祿招招手。世祿走近過來。錦濤輕輕問道。你看還不要緊麼。世祿眉頭一縐。答道。照現在脈搏。當不致遽生不測。若無相當藥力補助。遷延下去。這就難說了。錦濤再欲問時。早見那個堂信入內通報。說是馬車已配到。錦濤喚住堂信。叫他將賬代爲算清。連小賬就給了他兩塊大洋。告訴他倘有多餘。你拿了去就是。堂信眉花眼笑。接了錢。謝了一聲自去。錦濤便來攙扶超英。說也真是奇怪。超英本是個精神煥發。神采飛揚的少年。一經吐出這口血。便腿酸脚軟。頭目眩暈。與進來時候。竟然判若兩人。他閉攏了兩目。正自緊靠在椅子裏養神。耳邊聽得堂信說馬車已配來。便巴不得三步併作兩步。趕着坐了回去。要掙扎立起來。只覺自己身體增加了好多重量。實在一時上立不起。錦濤道。你不妨把兩手緊握着小弟的肩背。或可借些力。超英道。真是對兄不起。

雙手攙扶賴錦濤

微移足趾路難跑

座中行近樓梯首

目眩神昏心蕩搖

氣喘吁吁難自遏。渾身汗出像冰澆。低聲說道如何好。

照我這種樣子。

欲下梯兒定跌交。那時節世祿幸虧隨在後。聞言語急忙搶步快扶牢。與錦濤便來左右相扶住。下扶梯緩步徐行出酒寮。

兩人把超英扶送到馬車裏面坐定。世祿道。錦弟另有小事。我們異日再見。錦濤道。不敢費神陪去。明日容弟趨府恭候。

慢說朱醫分手去。接談抱病返家門。閩人挽轡蹄聲疾。

從三馬路半齋一直到威海衛路。其間相隔本不甚遠。不多一刻工夫。

早到那跑馬廳西車便停。

小馬夫跳下來。問先生在何處下車。錦濤道。轉灣過去。你拉到威海衛路。再朝西十數家門面。大約是了。那小馬夫重又跳上去。

看他們帶動絲韁馬又行。一條鞭影拂車塵。超英忙向良朋問。是否寒

家此地經當下錦濤微點首他說道順灣過去便分明

超英聽說將近要到自己住的那條馬路便硬打精神睜開眼睛留心在馬車裏觀看

果覺那車行漸近無疑惑祇怕他錯過洋房自己門因道錦兄祈注意
寒家此去不多程錦濤點首言稱是便問超英現怎生可覺輪蹄嫌震
動得無五內欠安甯超英答道今無恙得到家中便放心正在言時車
過處有人招手笑盈盈

魏錦濤却不認識此人還疑心他或者看錯了人故而對着自己招手

超英心內多明白原來是族弟光鏢到我門輕把錦濤衣袖摘低言此
已到家門相煩咨照車停駛會意良朋喚圍人前坐馬夫聞客語慌忙
勒馬不前行車門開啓光鏢至口喚超哥笑面呈此刻二人同走下相
將扶掖出車門光鏢重把超哥喚尊足如何不便行含笑超英言不是
愚兒是適沾小恙故回程這一位至交巧遇陪儂轉煩賢弟彼此相

扶進宅門

甄光錄聽說自然走上來與錦濤兩面攙扶他進去。就在客廳裏坐下。

早有程媽通信入

說道我家少爺已回來了。但不知爲何要錄少爺和另一個友人。手攙手扶送他進來。現在坐在會客間裏。太太可要下去看看他麼。因爲超英這個人。從來是不有脾氣的。就是下人們做差了事。他終是和顏悅色。好好兒關照他。連重話都不大肯說。所以沒個人不愛他敬他。程媽正在客堂間裏經過。見超英渾身像絲毫乏力的樣子。乃復兩人把他攙着。料定必然有甚痛楚。但不知是否爲車子所撞。趕緊上樓告訴甄太太。甄太太一聽見程媽的話。很有些奇怪。好好兒一早出外去的人。怎生央人扶着回來呢。他在雜作間裏。相幫傭人揀蔬菜。連忙揩乾兩手。下樓來看兒子。

駭壞高堂年老人。下樓趨視子親生。只爲那昨宵鬼哭疑心甚。故今朝

傭婦傳言易吃驚。走近廳間忙起手。推門入內看分明。

甄太太到裏邊一看。見超英面色慘白。神氣非常晦滯。敲在一隻外國藤椅裏。旁邊坐的兩位客人。一個

是族姪光鑠。一個却不認得。錦濤瞥見甄太太推進門來。曉得這位就是超英的老堂太太。

慌忙起立行常禮。啓口還將伯母稱。太太聞言稱請坐。問一聲。小兒何處遇先生。錦濤聽。答語頻。伯母尊稱怎敢承。小姪朝來酬應去。出門便爾遇伊身。看他強健原逾昔。不像絲毫有病人。承約酒樓伸契闊。吾與他。半齋小酌話談心。後來敵友朱君至。並坐閑談半晌頻。偶爾回頭驚欲絕。看他鮮血口中噴。霎時昏厥渾如醉。座上無言只合晴。

那位朱君本是行醫的。

急便趨前詳審脈。據說是。神經感觸不相應。然而他。脈搏甚好休慌急。定卜移時便可醒。果佩朱君高見識。超弟竟。不多時刻覺神清。雇車陪送歸尊府。將息延醫要小心。

甄太太聽見兒子吐過血的心裏。便突突跳個不住。想他自幼迄今。從未犯過這件毛病。不信道與媳婦偶爾胸氣。便會抑鬱在心裏。我問過他。他又不肯告訴我。怕的是我要添愁益悶。以致忍耐的日子久了。

竟是吐起紅來。甄太太一陣心酸。想想自家丈夫故後。撫養一男一女。巴得他們男女成人長大。頗覺不易。方自去年替兒子圓了房。一年未到。偏發生這惡劣的症候。正不知要緊不要緊。超英初醒轉來。覺得心中清爽。後來坐了馬車回家。雖說橡皮輪很屬安穩。駕了馬走。未免有點顛動。他入門坐定。就仍舊頭腦昏沉起來了。甄太太此時進來。超英眼睛朝着娘用力一看。立時胸膈煩悶。泛泛欲嘔。一陣頭暈。好似天旋地轉。很是難受。忙用兩手撐住。在一只小茶几上。閉目垂頭。屏息不語。終算未曾跌下去。

旁邊呆了生身母 方寸肝腸似火煎 含泪頻將兒子看 問一聲 英兒怎
被病牽纏 記得你 清晨早起精神好 梳洗初完出外便 曾否岳家來去
過 何由感觸苦心田 可能說與娘知曉 覓藥求醫病易痊 那超英 聽
得母言都仔細 怎奈的 精神委頓口難言 自思既娶洪家女 奚用前情
一綫拴

吾也不知道爲甚。聽到他兩人題及曇花。立時受有重大的感觸。吐起血來。現在母氏欲吾告訴他致病之由。這却萬難遵命了。

低語高堂莫悶添

孩兒所吐出的原是傷血。

諒無大碍易安全

甄太太道。英兒。你說吐的是傷血。但你素日又沒做重生活的。連此番杭州家裏搬上來。收拾細細。多是吾與你妹子督同下人們動手。你傷從何來。況且外面浮傷。不損內腑。萬不會吐血。別的事情。瞞我娘本不妨事。但生病須要對症服藥。方克收效。還是老實說給我聽。可以替你設法。請位高明醫生來診治。

超英聞語頻搖手。不必延醫耗費錢。自病自知雖俗話。確存至理在其間。

想我是安居奉母光陰過。那有愁煎與恨牽。

故而料定吐的傷血無疑。

我只消傷藥幾分來購服。

好讓已經出絡的血。索性吐出來。止是止不得的。

這叫做生新去濁妙方傳。

甄太太道。豈不聞傷藥都是極熱的。那裏不經醫生看過。便可輕易服得呢。魏錦濤看他母子兩個。見解各異。一個說是要吃傷藥。一個說是傷藥吃不得。默察超英說了這幾句話。已又有些氣促難忍的樣子。深恐他多說了話。再要發病昏厥。便插嘴對甄太太道。伯母高見。延高明醫家先行診察。究竟英弟病源從何而起。確是最正當的辦法。但傷藥亦未始不可服。必須審慎少吃些。敝處有極妙傷藥。乃屬人家秘製。與市上所售不同。歷經試驗。皆稱爲絕妙神藥。英弟既要吃。待小姪返舍檢取。遲至榜晚送上。甄太太道。少爺府上的傷藥。必然配合精妙。靈效如神。煩爲回府取出少許。飭介走取。錦濤一面勸超英勿生煩惱。早去上樓將息。一面等甄太太送他出來。便對他說。英弟之疾。非傷藥所能治。方才小姪因見他執定己見。恐伯母與他辯白。反加添他的疑忿。故爲此敷衍之言。其實敝寓原無甚傷藥可贈。甄太太道。少爺真想得到。錦濤叮囑幾句。便告辭回去。甄太太等錦濤去後。不敢耽延。忙打發人到洪家去接清椒回來。關照程媽。你對洪太太說。本來新少奶奶剛剛回府。未便卽催他回去。祇因少爺有病。故而吾家太太叫我來接的。甄太太打發程媽去後。回進客廳。見超英有氣無力的說道。他在樓上做甚麼。緣何不見下來。甄太太道。新奶奶說是要回去望望太太。你早上走出去之後。他也便換好衣服。叫車子就去的。現在吾

已叫程媽去接他回來了。大約他聞得你不適意。終馬上就轉的。這裏客廳上風大。可要攙你到樓上房間裏去睡罷。超英聽甄太太勸他房裏去睡。眉頭一縐。彷彿顯出很不顧意的形狀。可憐他爲半齋一層扶梯已走怕的了。今又要叫他上樓。自然不免要躊躇起來。若使直言告訴了甄太太。說我走不動。娘一定要着急。如何一病便上樓都不能駁呢。如果不說。實在自己覺得脚裏又勉強不來。想了幾遍。祇得不上去的好。

語娘親 莫心耽 臥房不及此間安 醫來診視多便利 免却登樓費事端

吾只消 排隻鉄床搬臥具 讓孩兒 何妨小住任盤桓

甄太太道。樓上樓下。本來多可以做房間。不生問題的。但恐怕你的奶奶應酬你費些周折。畢竟在自家房裏。樣樣穩便舒服。孤吊另另住在客廳上。恐怕不大好。超英道。他仍可住在樓上。我這裏有一個用人使喚就得了。甄太太見超英務要客廳上做房。尋思他在病中。我不答應。他心裏難免又要生氣。便道。既是你歡喜。關在樓下。也容易辦到的。你祇須搬幾件日常應用東西。其餘不是天天要用着的。可以不必搬下來。你看如何。超英把頭一點道。吾原來是這般想。橫豎等脚裏稍有氣力。也不是久住在此的。此刻

真叫做沒法。甄太太道：吾想大凡一個人生病，終有個理由，或是着冷，或是受熱，就是方才那個魏家少爺說的神經感觸，到底還是一句空話。感觸了何事，以致吐起血來，這一層非你自己說明，憑是誰也萬難猜得着的。超英搖頭只是不語。甄太太正在心癢難搔的時候，程媽走進來說道：少奶奶回到家裏，椅子還沒坐熱，又往別處去了。洪家太太說等他回來，就請他轉就是了。我對洪太太說：你們曉得少奶奶在那裏相煩，飭人就去通知一聲，免得我家少爺在家盼望。超英想清椒這人，畢竟不是小孩子們，如何一回去連忙出外，連半天多家裏等不住，他心裏想，把眼睛對甄太太望望，不好說吾甄超英討着這個妻子，前途幸福，也可想而知的了。

愁腸蘊結口難宣 眼看萱堂涕欲漣 木已成舟窮補救 瞻前顧後恨徒然
超英正在無聊處 但聽得 一陣靴聲到裏邊 那來人 報告英才多少
事 害甄門 一場禍水滾還煎 暫收卷 待續編 欲知多少離奇迹 但
過中秋再撥絃

對閣及夫清丸係潔腑要
於下尊人導誠清之內藥

婦科各症中之最難堪者惟是丸能療治之也因大便秘結之患紅色清導丸正是極對良方也其功力對於男子亦屬相同潤腸導滯之功用出自天然功能平肝火利胆汁專治頭暈目眩疾病頭痛面起紅瘰氣色暗滯以及口氣穢



濁等患且減痔瘡痛苦可免痢疾腹瀉之虞可保內腑時常清潔潔淨也江蘇泰州郵務局李賓甫先生來信云賓甫現為世界上康健人矣溯自服務社會迄今十有餘年任勞任怨戴月披星甚至精神唐頹遇事生厭肝火上升大便閉結口中乏味面現紅瘰百計求治迄未見效及服貴醫生紅色清導丸霍然全愈矣鄙人現服務於郵局精神倍增病

夫之名更改為賓甫矣略誌數言以代鳴謝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此藥在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社會趣聞

卿須輯

逼媳爲娼

(浙江)

▲天下事無獨有偶

海甯小東門外有徐幼田者。平日
逼孤。凌寡。蹂躪鄉愚。性情好刁。心
術險惡。種種罪狀。罄竹難書。徐有
三子。均無生產能力。幼田爲兒孫
作馬牛。所入總不敷出。近忽異想

社會趣聞

教育界敗類

(浙江)

▲如此厚顏世上無

海甯有徐基元者。學識卑劣。經驗
毫無。表面視之一若廟中木偶。然
其實居心險詐。行爲卑鄙。在教育
界數年。妄爲人師。恬不知恥。自輔
仁校校長潘君逝世後。徐即多方
運動校長一席。竟被到手。乞兒暴
富。喜樂可知。日久玩生。對於校中
經濟。大舞其弊。現經校董察出。地
位於是搖動。徐父賊胆心虛。得耗
之下。廢寢忘食。幸素善鑽營。即四
出運動。聞送某紳旨酒廿瓶。火腿
四隻。基元之飯碗。得不蔽破云。

一

●陳徐兩宅大起交

涉 (浙江)

▲怪態畢露

無恥之徒。著名市僧。爲海甯人。睡
案之徐又田。本係諸家橋人。三十
年前(其時徐方十三歲)在廣
和堂藥店內爲學徒。尙守本分事
隔六七載。徐已由學徒而升爲夥
友。後適經理逝世。該缺卽由又田
承乏。又田本一窮措大。一朝大權
在手。卽營私舞弊。胆大妄爲。數年
之後。竟虧耗千餘金。其時店東陳

方仁適丁外憂。年僅一十有五。本
性忠厚。亦不與徐某嚴重交涉。惟
經此挫折。勢難支持。於是房屋及
一切器具。悉租於徐某。徐某本一
酸丁。藉數年來舞弊所得。居然自
立場面。開藥肆矣。徐本善鑽營。凡
可賺錢之處。無孔不入。彼自立場
面後。猶以爲未足。竟大賣老膏戒
烟丸。三次均被查究。第一次監禁
數日。判罰洋二百元了事。第二次

外。以爲手頭有錢。卽大施其鬼蜮
伎倆。逼孤凌寡。蹂躪鄉愚。吞人借
款。乾沒疏捐。佔人田產。拖放重利。
種種罪狀。不勝枚舉。近來竟冒充
陳方仁。老臉爲人治病。鄉人不知。
每受其愚。有經其手而疾病轉重
者。有服其藥。竟立時斃命者。一經
水落石出。徐某之假面具。頓爲陳
氏所揭穿。陳因金錢名譽。兩受損
失。更思及以前種種。尤屬忍無可
忍。故於前日大興問罪之師。徐某
賊胆心虛。頭顱盡赤。大庭廣衆之

間。即鼠竄而遁。幸有魯仲連出而
排解。勸陳不必理他。陳某本非好
事者。亦將就過去。如以後再有此
種事發生。定必以法律對待之。徐
某飽受虛驚。異常羞恨。其本身之
臭歷史。亦已烘動海甯全縣矣。

●賣畫養母

(京兆)

▲可謂孝女

北京德勝門內舊鼓樓大街北藥
王廟住戶吳氏婦。生一子一女。子
已娶妻。以開書舖為生。素工丹青。
故並在書舖內賣畫。去歲病故。將

書舖倒歸他人。吳氏攜帶一女一

兒婦一幼孫度日。生計艱難異常。

吳女性極聰慧。仿作伊兄遺畫。極

力研究。神情頗肖。親朋鄰居多有

求女書畫以助筆資者。刻下該女

晝夜書畫。所存甚多。在家售賣。生

意極為發達。其寡母寡嫂孤姪三

口。賴以溫飽云。

●死鬼鳴冤

(吉林)

▲最新奇之龍圖公案

哈爾濱二十道街住戶楊振鐸。有
妻張氏。僱王金元在家傭工。月

前楊忽不見。其表兄王樹和與楊

時相往還。因久不見楊。質諸婦。則

誘云不知。遂疑王與婦有姦。同謀

殺害。訴於警廳。經廳派警將男婦

捕送檢廳。幾度偵訊。婦均稱楊自

某日外出。迄未返家。不知所之。王

亦謂與楊素無嫌怨。與婦亦無姦

情。日前該廳偵訊時。婦又云云。亦

即諭知仍暫管收。候再研訊。詎婦

甫出法庭。竟狂呼夫名。我(楊振

鐸)死的委冤。某日被王用斧砍

死。斧藏櫃下。僱郭長庚車載屍埋

於四家子赴太平橋道旁溝內。法警以婦言蹊蹊。當報知檢察官。卽照婦述地點。前往啓驗。果於溝內掘出死屍一具。驗明頂部確有刃傷。復經該廳派警搜檢婦之住室。亦於櫃下搜出血斧一把。現聞該廳以此案確鑿。供證已得。業已提起公訴云。

始亂終棄 (廣東)

▲但見新人笑

廣州河南布街某布店謝某。娶王氏女爲室。結婚後。夫妻甚相得。日

夕幾不離左右。詎前日忽有半老徐娘跟踪而至。自認係謝某之妻。大肆咆哮。尋謝痛罵。謂其停妻再娶。要纏上警區理論。謝某當時面無人色。避之若浼。親屬聞聲。皆來排解。見婦年貌已高。知非正式。咸否認之。婦自認與謝某辨識已久。曾經產育。不料謝某心腸頓變。遽寒前盟。棄舊貪新。誓難饒手。率由親屬勸婦暫回。容當設法。婦始舍去。事後調查。始悉謝某充當派貨之職。平日與婦女最爲接近。該婦與婦作爲了事。

文君新寡。以針黹度活。謝某頻到其家。派衣服交其縫紉。穿房入舍。習以爲常。久而久之。孤男寡婦。情愛相憐。遂生曖昧之事。雙宿雙棲。秘密往來。歷有年餘。方謂同偕白髮。不虞有他。詎知謝某漸覺與婦年貌不符。恐親屬不許。乃改絃另娶。新婚蜜月。與婦漸疏。爲婦查悉。致大開交涉。現謝某自知難了。逃往香港。暫避其鋒。謝某之親屬擬以孔方兄作魯仲連。願賠數百金。

敬求投稿

本旬刊出版以來風行海內外頗為文人雅士所推重惟編者才力有限深賴

愛讀諸君惠賜佳作不逮茲敬訂辦法如左

- 一 投稿之種類以小說筆記諧文詩詞曲及各種仕女風景照片為限
- 一 每篇字數至多勿過四千（如有特佳之作雖長亦所歡迎）
- 一 投稿酬勞自每千字五元至一元不等視稿之長短優劣而定每期出版後一星期請飭价持條蓋章至本社領取外埠月底彙寄
- 一 不願受酬者請於稿末自行注明（不受酬）字樣稿後並須注明作者真姓名住址加蓋圖章以便通信或寄奉酬金
- 一 來稿無論錄登與否恕不寄還（作者宜自留副本）稿寄上海白克路九如里藜青社封面不必書編輯者姓名俾與私函有別 藜青社編輯部敬啟

廣告刊例

地 位	特 等	全 面 刊 費	中 面 刊 費
	頭 等	四 拾 元	
普 通		參 拾 元	拾 六 元
		二 十 元	拾 二 元

版 權 所 有 轉 載 必 究

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五號初版

社會之花 第二卷 第六期

實售大洋壹角

編輯主任 王 鈍 根

協理編輯 沈 禹 鐘

出版者 藜 青 社

發行者 大陸圖書公司

印刷者 大陸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大陸圖書公司

上海四馬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三三三五號

每十日出版一冊		普通號	每期一角
冊 數		特刊號	一角五分
全 年 卅 六 冊	大 洋 三 元	本 埠 郵 費	日本 郵 費
半 年 十 八 冊	大 洋 一 元 九 角	日 本 郵 費	香港 澳門 郵 費
	大 洋 一 元 九 角	日 本 郵 費	郵 費 各 國
	大 洋 一 元 九 角	日 本 郵 費	郵 費 各 國
	大 洋 一 元 九 角	日 本 郵 費	郵 費 各 國



母患 咳嗽 妻患 婦科 疾病 均由 韋廉 士紅 色補 丸得 獲治 愈也

家庭之間雖以和藹爲貴而要以均能保其康健爲第一美善此係前江西安義縣署第二科黃景清先生之來書所述也按黃君現就龍安縣署科員其來書云家母生余兄弟三人均親自乳哺撫我鞠我勞瘁可知且又主持家計辛苦備嘗晚年以來遂致體多疾病頭目暈眩咳嗽不休加以四肢麻木飲食不思而余妻亦以體素孱弱連育兩兒產後失調遂致月信不時面黃膚瘦耳鳴腦痛諸病叢生顧余數年前之歲月盡爲家人之病魔所擾醫葶藥鏘是我生涯一入室中卽見吾母與妻呻吟床榻家庭樂趣毫無及後良友萬君告以貴醫生之紅色補丸乃急購二打吾母與妻同爲試服兩周之後頗見功效連服數打吾母之體氣舒徐精神矍鑠咳嗽甯止吾妻之月信時調胃量增進膚色滋潤熙熙和樂共登春臺使我痛苦家庭得享康樂之幸福乃是貴大醫生紅色補丸所賜也撫今追昔深感大德特肅寸楮聊表謝悃天下馳名行世已歷三十餘年之久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乃是補血健腦之聖藥其功效無分男女均屬相同也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中國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八元郵力在內